

英國版畫集



032.025
507

MG
J237(561)
1

英國版畫集

蕭乾編選



3 2173 8768 1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BRITISH GRAPHIC ARTS

Compiled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siao Ch'ien

Zung Kwang Publishing Co.,

215 Szechwan Road (Central)

Shanghai, China

1947

032.1041
176

給 獻 敬

家 全 其 及 士 醫 慧 逸 王

TO

DR. & MRS. AMOS, I. H. WONG & FAMILY

WITH GRATITUDE & AFFECTION

元十二百一價定冊每本裝精

製承所版製光美由版銻銅書本

英國版畫與我們(代序)

蕭乾

——向中國作家，版畫家，出版家們誠懇建議



我是連一個圈子都畫不圓的人，然而那並不能阻止我對於繪畫的喜愛。面對一幅畫，正如傾聽一闕音樂，我可以通身感到興奮，震顫，但卻還沒有本事說出它個所以然。這裏，我並不想把本集所收的各畫逐一評下：那是我多麼想做的事呵！我甚而不敢冒充個藝術史家，把英國三百年版畫史原原本本搬出來。對於英國文化，我的確有廣遍的興趣：由他們的器具傢俱到他們的藝文，但消耗了他們七年的麵包，我僅僅把五位當代小說家弄清楚些。關於版畫，這裏抖擻的知識都是抄自 Pasi Gray（大英博物院管版畫的專家）等人的。然而我向不喜死讀歷史。這裏我想呈獻給讀者的，毋寧是我讀完英國版畫史後的一點感想——而且是筆直針對着中國版畫界而發的。

知道我一向窮到怎樣的朋友一定奇怪，我竟會有閒錢和閒心搜集起洋珍本書，甚而原畫

56514

56514

來。這令我回憶到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希特勒雖然始終沒在英倫三島登陸，（謠傳有一條德潛艇的水手曾在蘇格蘭荒僻的東岸野餐過一次），但當北法全部淪陷後，英國的確也變了點色。書籍在太平年月是寶貝，遇到急難便成爲最棘手的累贅了。我那時同羅孝建，蔣頌傑，吳元黎諸兄成天無精打彩地徘徊在儼然成爲前線的劍橋街上。那時，在 Market Square 開設逾半世紀的大衛書攤 David's Book Stall 上有的是名貴書籍，小牛皮裝的，豬皮裝的，第一版的約翰生博士（英文大辭典），絕本的莎翁戲劇，有的便宜到連我都可以買上幾本。這是我收藏的開始。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我脫離倫敦，正式進劍橋王家學院讀書了。那時，我已結交了不少位英國文藝朋友。王家學院向來是不大好進的，而能住進那十六世紀學院的院牆裏，尤不容易。我住了兩年。承院長 Dr. J. T. S eppard 導師 George Rylands 及舍監 Donald Beves 的好意，得到兩間雅緻屋子，座於前後大草坪之間，書房的兩座窗戶，一對中古教堂，一面劍河。來看我的英國朋友們走時總說，『你不知道你有多幸運！』於是，爲了裝飾我的房子，他們送起畫來。Miss Margery Fry 給我的 Roger Fry，是鉛筆及炭畫，可惜不能收進。Ernest Wignall 送我的『玫瑰』，Nelson & Kay Illingworth 送我的 Leon Underwood 等如今還掛在我江灣日本式的小平房中。從那以後，我攬省下的錢，便常用在買書畫上了。由倫敦動身前，我用所有柔順的行李（破襪子，大毛巾等）把它們好好纏裹起來，裝進箱籠。三個月飄在海上，它們隨我一同來到了多難的中國。

爲什麼介紹英國藝術由版畫起呢？首先，現代英國繪畫如 Piper, Moore, Sutherland, 正如現代英國詩歌，是經過福洛哀洗禮的，因而在我是非常難懂，而即使朦朧猜出了，各人的解釋也絕不會盡同的。版畫受近代心理學的影響還比較小（本集僅『潛艇在祖國領海上』，及 B. Hughes-Stanton 的四幅稍具神秘性，）因而容易欣賞。最末一幅，『戰士之墓』稍像太極圖。原畫是大幅的，縮小時也許減了色。描寫的並不神秘：是德國潛艇炸沉了聯軍商船以後，海面上浮蕩的油痕，機影掠過，僅剩數隻海鷗在哀悼。其次，論音樂，中不如西是毫無疑問的；論繪畫，中國的氣魄實比西畫高一格——這原因（也卽是其代價）就是中國繪畫之純由性靈出發，不借科學的光。然而版畫本身與印刷術是分不開的，因而也就不能完全與科學絕緣。這大約是西方版畫比中國高一等的實因。一個中國人很難對於西洋水彩折服，正如西洋人看中國人的油畫總覺得『差點兒』一樣。但在版畫上，我們可以借鏡，應當借鏡的地方多不勝舉。再其次，繪畫搬動不便，而以中國出版界目前狀況，對大批彩色作品的翻印，經濟技術上是兩成問題的。但最主要原因是我覺得中國版畫之過於粗糙，正如英國版畫之過於纖細。這兩個極端間如能找到平衡，卽是說，保持了現代中國版畫的『力』，而更增加以精細，表現出光和影的對照，距離遠近的透視，甚而使用到色澤的燦爛，且除了『農村破產』等等外，還能兼及宇宙間其他題材，則中國版畫必將更具深遠的藝術性。論『戰鬥

性』，本集的作品是幾乎沒有的；但是藝術成分却還值得我們吸收，而那也正是編者所僅想介紹的。

中國近代版畫的祖師是來自北歐，這事實本身無可非議。英國最早的木刻也還是取法德義大師，起初在英國弄木刻的，也多是大陸來的客人；但就人物像貌，風景特色論，英國與大陸間之差異並無中國與北歐間之大。同時，自十七世紀以來，英國已漸漸建立起本土的傳統來。凡看過『珍本插圖金瓶梅』的朋友們，都必曾慨嘆我們祖宗們對於人體，無論是畫還是刻，是怎樣不會處理！那麼肉感的故事，然而刻在紙上的，是無臀無奶的乾瘦女人和一些毫無色慾表情的男子。中國版畫需要新技巧，新血液的輸入，問題是如何把新的本土化了。

直到昨天，版畫在西洋雖已漸被視為藝術，但還不能與油畫水彩同登大雅之堂。一般保守的藝評家還認為『畫』以寫意，代表的是靈感；『刻』以求工細，需要的是耐性而已。版畫是平面的，無透視，無光影對照，而且即使有色澤，也大受先天的限制。本集所收的作品即說明本世紀英國版畫家怎樣與這種成見奮鬥，怎樣掘發版畫潛伏的表現力，企圖發現比繪畫更別致的特長。到今天，英國智識分子對每年一度皇家學會 Royal Academy 的出品倒懷懷疑，對於版畫，却奇之以偏愛。這也可說是風尚的轉移，但這轉移却不能不歸功於 Hogarth 以來，英國版畫家的辛勤努力。

許多人談藝術，又許多人論經濟，但把二者連起來談的還不多。看唐石雕與十五世紀義大利油畫之昌興，是因爲有佛耶教徒掏腰包照顧。即使有五卅運動，如果沒有那麼多學生買書，新文藝也不會有今日的天下。在所有藝術中，最不受時間空間欺負的是音樂。貝多芬儘

管死了一百多年，他的音樂並無大損失，（中國古樂的損失是由於無譜。）而且柏林，倫敦，上海，隨處可奏。一幅畫則不然了。德·文西的『最後晚餐』The Last Supper聽說已在燬損了，負責人正想法用冷氣來保存它。許多中古壁畫都如雪片般剝落，看守人望了無可奈何。就是完整的，現代印刷術也還不能把一幅畫翻得與原作無分。因此，學畫的人要去巴黎盧浮宮瞻仰Mona Lisa，去福洛倫斯看Botticelli的『愛神之誕生』The Birth of Venus。版畫雖是視覺性的藝術品，却比較不受時間空間影響。普通木刻油布刻可印幾百幅毫無損傷。金屬刻可以印上千幅。（一般版畫多註明：如5—40，卽是其印四十張，此爲其中之第五。）這份時間空間的自由，可就變成爲經濟的便宜了。第一，一般油畫祇有一張原作，版畫可以有許多張，張張都是原作。作者辛勞的報酬自可以數倍於一般畫家。第二，世界上雖然僅有幾位大收藏家，但却有無數中下產階級好風雅的小收藏家。他們是既不甘心掛一幅珂羅版而又買不起半幅米芾的人。版畫的價錢剛好適合他們的錢袋。於是，他們買，版畫家生活有着，版畫藝術因獲提倡，這個車輪形的因果關係，對於任何人間事物，都是不可少的，無倚無靠的藝術品，尤不能單靠西北風來培植。因此，我願見四馬路，琉璃廠書店的窗口，一如倫敦巴黎書店的窗口，有零幅的版畫標價出賣。這樣，許多家庭壁上可以卸下那些英美烟公司的美人玉照來，而版畫家的收入也可不限於副刊編者每月寄來的那點瘦稿費！即使拋開錢的問題，（我們的藝術家愈窮必愈清高，）費了許多時日刻出一幅東西來，副刊一登卽丟之乎也，豈不太可惜，也太違反『版』畫的原意了嗎？

英國版畫，正如何國家版畫的昌興，都大大靠賴有藝術趣味，有企業見地的出版家之

提倡。我想論的是插圖書。提起插圖書，我們想到的不是章回小說前那些逐章交代的繪像，便是坊間的小人書。難怪引起不愉快的聯想！但這裏論的是嚴肅作家與嚴肅藝術家的搭夥。中國新文藝已有卅年歷史，中國現代繪畫運動的歷史尤長，中國文藝家與中國畫家可曾有過一次合作的企圖？如果書店老闆沒想到這個可能性，作者應抓了畫家的胳膊說，非我們同時來不成！家喻戶曉的『阿Q』，如是在國外，至少應該有十幾位畫家爲他造像了！『邊城』的插圖也是在書出了十多年後才動手的。爲什麼沒人插『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我細想了想，這點倒也許是與中國的老傳統不大合。中國文人一向好玩字畫，然而「文」與「畫」，一向却分得涇渭一般。心理上，唯恐一沾，雙方都丟身分。這種心理在文人不智，在畫家直是形同自殺。如果藝術家仍持舊日隱士態度，那自然無話可說；否則是應該互相提攜一下的。版畫家一向與文藝界最接近，而且由印刷術上論，也最易合作。爲什麼不試辦一下？這試辦，不是作家協會與木刻協會的事。那是指腹爲婚。一定要個別作家與個別版畫家自己去追求，戀愛，以至懷了孕。有一個白胖囹圄生出，保管這風氣就盛起來了。

出版家在這段姻緣裏，至少是證婚人，有時甚而要做媒人。但首先，他必須有勇氣來担任婚服喜酒費。英國插圖家，有的是按幅計酬，有的是由作者版稅中照比例抽。另外，英國時常於翻印古籍（無版稅）時，請當代名畫家作插圖。本集『走獸』卷中的「伊索寓言」插圖，原文還是十七世紀初葉的古英文。中國有的是古籍：本草，地志，人物志都是現成材料。這種工作，就勢非由出版家主動不可了。

英國版畫，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印刷術之猛進，昌興，自關天地，大部分是由於作家，畫

家，出版界的有勇氣，有卓見，對版畫具宗教的熱忱。試以英國版畫史的扼要事實為證。

三

早期英國版畫史上的功臣幾乎為出版印刷家包辦了，而插圖書是英國版畫的起點。十五世紀凱克斯敦 Caxton 所印的書，如『金關』Golden Legend (一四八五)裏面的插圖，多是引自法比荷義本的。到十六世紀，約翰·德 John Day (1522—1584)才開始有新作插圖，其『殉教者』Foxe: Book of Martyrs (1576)一書的插圖，據說還是出版家自己刻的。那時版畫的用處已很廣泛。地圖是刻的，(如一五七九的「英威地圖」Atlas of England & Wales,)技術書(如一五四〇年西門 Thomas Seminus 的「接生術」Birth of Mankynde)中的圖解是刻的。一般著作首頁大都有王后或貴族的肖像。到十八世紀，詩人布萊克 William Blake 開始「自著自插圖」的風氣，這風氣一直保存下來。本集中如 Robert Gibbings, Eric Gill, C.F. Tunnicliffe 都是這個傳統的承繼者。而外國作者贏得英國愛戴的，也常是因為作者兼能插圖，如捷克的 Čapek 及中國的蔣彝。這傳統教育了讀書人，讀書人從而又維持了這傳統。然而歷代英國藝壇上的中心導演者，總是一簇有美癖的出版家。十九世紀的克米斯考德書店 Kelmscott Press, 本世紀的鴿子書店 Dove's Press 1900—1916, 現存的有莫虛有書店 Nonesuch Press, 金鷄書店 Golden Cockerel Press 以及克利斯特書店 Cresset Press 等，都是講求紙張，油墨，裝訂，字型，而書畫並重的名出版家。

遠在文藝復興以前，歐洲便有了單頁的版畫，多是些類似中國灶王爺的宗教畫。到十八世紀初葉，此風大盛，一時版畫家的收入竟豐於繪畫家。普通版畫家都有其訂戶多至一千二百份，每份可收一吉尼，而當時六幅油畫拍賣的底價僅八十四吉尼。繪畫需要對藝術有修養，但若侯斯茲 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的連環版畫『時髦婚姻』 Marriage 'a la Mode (一七四三) 及『浪子本事』 Rake's Progress (一七三三) 都是俗雅共賞的社會諷刺。有一個時期每個英國畫家多另有一個版畫家把原來繪畫刻成版畫，如田園畫家康斯台布 John Constable (1776-1837) 的刻手魯克斯 David Lucas，到後來有些作為副本的版畫，聲譽竟視乎原畫之上。結果，有的畫家一面鄙視版畫，一面却又吃醋；有的，如伯恩·瓊斯 Burne-Jones、懷思勒 J.A.M. Whistler 繪畫之外兼做版畫。本集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兼作繪畫的。但是甘做繪畫家替身的版畫家，今日已不存在了。主要原因是在欣賞家的心目中，在藝術史上，在經濟收入上，版畫已經成年獨立了。

一般論版畫是連鉛炭粉畫都算在內的，但那樣一來，可就不勝其數了。我多麼想把 Henry Moore 的『防空壕中造像』 Shelterers 整套放入呵！本集所收，除了 Tannichliffe 的五幅『飛禽』是在刮板上畫的以外，其他各幅都是狹義的版畫，可以分作三種：(一)凹雕印刷(如蝕刻，鏤刻，銅刻)，(二)浮雕印刷(如木刻)，(三)浮面印刷(如石刻)。下列是錄自去秋在滬舉行的英國刻畫展覽會說明書：

(一) 蝕刻 Etching：先在銅版上塗蠟以防酸性，用一根鋼針在版面上刻畫，因此把一部分的蠟刮去了。再把銅版浸於酸液裏，於是版面的線紋為酸所蝕。用抗酸性漆在線紋上絕薄的塗一層，再把銅版放入酸液中，這樣重

覆幾次之後，銅版上大部份得免於腐蝕，而線紋的腐蝕愈來愈深，初樣印刷的時候吸收的油墨也愈多，顏色越深。把版面的蠟刮去之後，塗上油墨，再把油墨擦去，只有被腐蝕的線紋裏留有油墨；把濕紙放在銅版下加以壓力，油墨就透在紙面上了。

(二) 染刻 Aquatint：松香粉和酒精混合後倒在銅版上，酒精漸漸蒸發，銅版微微烘熱之後，只剩下松香粉留在版上，松香粉是有抗酸能力的，等到把銅板放入酸液，松香粉粒之間的銅版就被腐蝕了。於是把銅版拿出來洗清，再用抗酸性的漆部份塗之。銅板再次放入酸液時，已腐蝕的小洞逐漸擴大，在印刷的時候吸墨多，所以顏色也深。這樣的腐蝕重複幾次之後，腐蝕的範圍越來越大，洗淨銅版，刮去版面的松香和油漆，塗上油墨，就能印出蝕畫了。但是用這種方法印出的畫，凡是應當漸次深淡的地方突然變成單調了。

(三) 鏤刻 Drypoint：鏤刻的吸墨方法與腐蝕線紋的吸墨方法不同。鏤刻所印出來的線條較為豐富而柔和。刻法是用一根尖銳的粗鈎針在比鋼軟得多的銅版上刻畫。刻畫的時候，版面上的鋼逐漸被刮去，版面上留下齒形的線紋。於是塗以油墨，再把油墨擦去，齒形線紋裏就留有油墨。銅版上蓋以濕紙加壓力，齒形線紋就透出紙面了。

(四) 金屬刻 Mezzotint：金屬刻表面上雖與鏤刻不同，但是以齒形線紋吸墨的方法却相像。刻法是用鈎針在整個版面上密密刻劃，全版面都突起齒形的細紋。如果刻完就印，白紙上一定現出一個長方形最柔最深的墨色。於是用一個鋼的小磨滑機壓過版面，齒狀線紋就壓平了。印在紙上，凡磨滑機壓過的地方在濃深的墨色中現出一道柔和的淡灰色。若以磨滑機用不同的壓力，不同的方法壓過版面，塗上油墨之後，印出來的就是一幅由黑到白漸次深淺的精緻圖畫。這種刻畫比其他的刻畫線條都來得豐富而細膩。

(五) 線刻：Line Engraving 用V字形鋼質刻刀，把在銅版上和相似的軟性金屬版上刻劃，因為鋼板過硬不易刻，現在多半刻在鋼版上塗鋼以防毀壞。刻劃的方法與蝕刻相同，不過線刻的線條因為不斷的修正較之凹凸不平的蝕刻線條清楚得多。

(六) 木刻與木彫：Wood Engraving 木彫所用的材料是黃楊樹，蘋果樹，梨樹，無花果，櫻樹等節理有紋的部份。主要的工具是刻刀，把木上所畫的白色部份刻去。這樣刻出來的東西最細膩，微妙，精確。刻刀的形狀不

同。磨刀的方法也與其他金屬刻刀不同。木刻所用的平刀，鑿子，半圓鑿子都是用夾切去木板邊緣上不能印出陰影部分的紋路。這樣刻出來的東西較木影的範圍為大，深淡也較明顯，但不及木影那樣微妙。木刻與木影的印刷法是一樣的，就是把油墨塗在版面上而不塗於刻去的線紋與部份。印出來之後，墨色透在紙上，刻去的地方印在紙上是白色的。

(七) 套色木刻 Coloured block：依各種不同的顏色製成各式木版，再依所選之顏色印出，印法與木刻一樣。歐洲各國用油畫顏色印刷，東方各國則用由米漿與水混成的顏料印刷。

(八) 油布刻 Lithography：刻法與木刻完全相同。油布比木軟得多，刻起來很容易，整個的刻印程序，尤其因為要着色，都較省力。不過，油布刻印出來的東西都比較不大精妙，不大有意味，只有大體的還可以。

(九) 石刻 Lithograph：最簡單的石印方法是一塊稍能吸收油脂和水的表面。如果墨粉混合油脂畫在乾石面上，則石面潮濕之後，濕氣只留在石面上而塗了油質墨粉的地方就不能吸水，油墨就為其餘的部份所吸收。經過這樣幾次之後，畫圖的地方就愈見吸收油墨，未畫墨粉的地方就愈不吸收油墨，然後再以溶於水之膠洗滌全石面。這時膠水並不粘在畫過的地方而滲入未畫過的部份，使之完全不能吸收油墨。再用各種不同方法使畫過的部份多吸收油墨，於是把油墨塗於石面，油墨即不附於潮濕處而附於已塗過油脂部份，印在紙上透出油墨的是石面畫過的地方，空白的地方就是石面不吸油墨的地方。

四

然而一部英國版畫史本身便是一部印刷技術史。線刻是十六世紀由荷比輸入的。蝕刻最早是由一個伯希米亞人賀萊 Wenceslaus Hollar 介紹進來的。他的名作是仿萬戴克 Van Dyck 畫意的『四季』。當時查禮第二世雇用賀氏，每小時的報酬是十個便士，結果這個伯

希米亞人死於貧窮，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蝕刻才經過傑克 Charles Jacque (1813—94) 由法國重新輸入。

十七世紀以前，彩色版畫便已存在，但到十八世紀才風行起來。方法是以蝕刻描出輪廓，以金屬雕版顯出暗影，然後着色。這技巧用於花卉蟲鳥，效果特好。英國坊間這種插圖書還很容易找到。

整個西洋藝術是與科學分不開的，版畫自不是例外。牛頓發見光譜 Spectrum 總和為白色後，彩色版畫家也試驗起三色印刷術來。版畫的金木材料混用的結果，又促使磁器製造家試在磁器上加銅。每次技巧新穎一步，版畫比繪畫的便宜就多一層。至一八五九年法人加尼(Garnier)所發明的銅板銅面刻，為儒伯 Joubert 介紹至英，版畫的壽命更長，繁殖的數量愈多，經濟上也就更有益於版畫家了。

染刻分乾濕二種。一七六八年拉普命思 Laprince 介紹給英國的乾法，不上十年，英國人散迪 Paul Sandy 自己發明了濕法。到十八世紀末葉，有德人 Rudolph Ackermann 居然在倫敦名街 Strand 開起一家染刻陳列所。

純粹英國血統的木刻大師當以十八世紀末葉的畢維克 Thomas Bewick (1753—1838) 為第一人。他十四歲起便從雕刻匠貝勒北 Thomas Beilby 為徒，先雕世家紋章 Coat of arms 及鈔票，後來雕銀面，他的傑作是『伊索寓言』及『英國禽鳥』 British Birds 的插圖。他首先創始了木刻的濃淡術，即是把欲淡處刻低於平面。他首先在黑白之間，刻出「灰色」來，即是用斜紋表達「色澤」。這方法，在本集 Agnes M. Parker 的作品中，看得最

清楚。畢維克成功的另一秘訣是所刻對象，盡量直接模仿自然，所以每刻飛禽，必設法覓到標本。

詩人布萊克雖然對於印刷術無大貢獻，却是版畫史上一奇才：那麼奔騰的想像，那麼強烈的象徵力，版畫在他手裏成爲預言家的衣鉢了。他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1789)，『經驗之歌』(1794)兩大傑作可以說是藝術兩大極端——偉大與纖細，雄偉與纏綿的交流。我曾經見過福斯特先生 Mr. E.M. Foster 祖傳的一本『天真之歌』，尤記得打開那手繪本，第一面便是一個生翅膀的赤嬰，後面是一片青天。在劍橋會聽過一次幻燈演講，看到幾面他的『經驗之歌』，遊牧時代理想國的氛圍十足。可惜他的名作維吉爾 *Virgil* 十七幅，及臨終前爲但丁『神曲』作的插圖從未見到。

十九世紀的大事件是工業革命。這事實也大大影響了版畫藝術。金屬成爲一般雕染的工具了。染的，可印三百至五百張，雕的幾乎無限。工具的改進使版畫愈發普及起來。十九世紀末葉是英國文學下鄉的極盛期。工業革命所賜予的印刷造紙技術上的進步，使若干古典作品如莎翁戲劇及多少當代作品如狄更斯廉價大量傾銷。有的書內加新插圖，至少本本封面上都有幅圖畫。畫報(如一八四二年創始的「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大量出現了，連同半文半畫的幽默雜誌如 *Punch*，版畫作品又多出一條生路。此外，維多利亞時代逢節逢年是特別講究用畫片道賀的。如雷登兄弟 *Leighton Brothers* 便是賀片版畫專家。廿世紀的英國版畫，正如一切英國文化活動，是過去三四百年的繼續。插圖書即在戰時也還在製作中，倫敦書店街之窗口擺的是，朋德街 *Bond Street* 列斯特方場 *Leicester*

Square 的陳列館裏不斷舉行着單獨或聯合的展覽。Gertrude Hermes 的花卉，Agnes Parker 的走獸，無論構圖，筆劃，都充滿了古典風味，然而又絕對不是墨守傳統，尤不是抄襲，祇是個川流不息的廣續程序。愛律特 E. S. Eliot 的詩溯源到十七世紀，表現的却是大戰後世界的空虛，奧登 W. H. Auden 的詩劇寫的是一九三〇年代反法西的生死鬥，用的形式却是古希臘的。新與舊並不是絕對的兩極。

五

藝術需要新血液，隨時需要新血液；但如果硬把肢體鋸斷，另接上新的，勢必造成局部或全部麻木作用，成爲一具殘廢。

中國版畫需要兩種並行努力。一面是由插圖，由單幅創作找經濟上的活路，一面取材也得擴展些，『饑餓』，『死亡』，或『鬥爭』，『行軍』，這些應該刻，但這以外的也不妨刻刻。像 Anthony Gross 那幅『風箏』，線條溫柔委婉，多富抒情性。然而在農業的中國，那還不是習見的風景線！看看魯迅先生選的『蘇聯版畫集』的內容多豐富！蘇聯版畫家對十九世紀文學鉅著依然熱心插圖，對科學教本如『熊之一生』等也參加合作。單調未必即是進步。當前中國版畫界，似亟需在題材的開拓上努力一些，以擺脫陳舊的定型，從而擴大這藝術的領域。

技術上，直到今天大家都祇要安分守己地在一塊木頭上刻，誰也不像有興致試別的途

徑。去年一位朋友自川康邊界寄給我一張彩色木刻，題材是藏女舞姿，而顏色鮮豔可喜，絕不下於這裏 John Parler's 的『玫瑰』。我立刻把它寄給了一位英國朋友。三年前運到倫敦展覽的中國木刻，曾給人千篇一律的印象。爲什麼不在木頭以外，試試別的媒介？

有人說英國版畫是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國版畫却還不及三十年。這個時間的圈子可是我們自己縮起的。中國歷代的石碑刻拓本身便是世界版畫史上一個值得大書一筆的貢獻，當代中國版畫家那一位又曾下過一番功夫去研究呢？拋棄了本土的遺產，那一位又曾試用過西洋的蝕刻，銅刻，或發見什麼新技術呢？

這本選集除了陪伴沙發寂寞的桌燈以外，我尤願它還會起點發酵作用；對國內版畫界朋友們能暗示甚而戟刺出可能走的一些新途徑來。對於出版家，尤希望有所提醒，使在書畫同源的中國，「書」「畫」兩條可憐蟲能迅速搗起手來。

鳴謝

這本書(在英國也還沒見到一本集三四十家作品於一冊的版畫選集)的匯聚，選剔和註解工作雖由編者担任，但如果技術上沒有外來的襄助，也難完成。倫敦的英國文化委員會(The British Council)在接洽版權上，曾充分幫忙。尤其該會駐滬代表賀德禮先生(Mr. Geoffrey Hedley)，他個人便是位很有修養的鑑賞家。他對本書編輯的熱心，曾給予編者以最大的鼓勵。晨光出版公司主人趙家璧兄，於工料飛漲的情形下，仍始終堅決維持本書印刷水準，使它視戰前出品毫無愧色，這種企業胆量，這份不苟精神，對編者也是極有力的鞭策。他於百忙中並會幫我漢譯了大部分作者的姓名，在此應重重道謝一聲。

正當各畫製版將竣，編輯工作開始時，編者的太太病了。我狠狠地奔走於江灣，報館，滬西間，同時，紙價排工隨着美金作三級跳。當時，種種因素都可能使此書流產。承知友王辛笛兄嫂介紹滬西產婦科醫院院長王逸慧醫生住院四週，危險渡過；王醫生尤不肯放手，堅要我們二人遷入他府上暫住，使編者得於太太病榻旁，如期完成此書。這種雪中送炭的高誼厚情，人間真是希見，不能不在此以至誠道謝。

在英國，指引我收藏，欣賞版畫的，有葉公超先生，Mr. and Mrs. Nelson Ilingworth, (名唱家) Mr. Ernest Wignall (前英國博物館協會秘書) 和 Leon, Mary, John, Jean, Garth, Underwood 一家，但我所有的一滴滴西洋藝術知識，在國內是得自吾師 Mr.

Harold Shadiek, 在國外是 Mrs. Susan Willis-Cooper 賜予的。統在此誌謝。

底下便是向本書各畫作者，版權所有人，及原畫主人鳴謝。原畫主人慷慨借畫，有時甚至親自送來，各畫作者及版權所有人欣然許可選入，都是使本書順利出版的主要因素。計『面具』(Robert Austin, A.R.A.: Mask, 版權屬作者，畫屬 Mr. Ake Hartman)；『芬斯坎尼亞』(H.A. Freeth: Tuscania, 版權屬作者)；『編羅字』(Harold Thornton: Melrose Abbey, 版權屬作者)；『兩灶』(L.G. Brammer: The Two Ovens, 版權屬作者)，以上三畫俱屬章志鴻先生。『暴雨』(John C. Moody: Rainstorm, 版權屬作者)『言語與舉動』(Sylvia Gosse: Sayings and Doings, 版權屬作者)『穿鞋婦人』(Ethel Gabain: The Dame Qui Se Chausse, 版權屬作者)、『打穀』及『機器』(Gwen Raverat: Thrashing In England; Machines), 以上五幅屬中英文化協會上海分會(Sino-British Cultural Association, Shanghai Branch)『野景』(Murray Tod: Craignair, Dalbeattie, 版權屬作者)是 Peter Townsend 先生的。『熱帶舞』(John Buckland Wright: Laotian Dance, 版權屬金鷄書店 Golden Cockereel Press)是顧樑先生的。『穴居者』(Job Nixen: Cave Dwellers, 版權屬 Mrs. Nina Nixen)是 Mr. D.G. Mirams 的。『潛艇在祖國領海』(Eric Ravilious: Submarine In Home Water, 版權屬 Redfern Gallery, London)是 Mr. Geoffrey Hedley 的。『奇特那之新正』(Martin Hardie, C.B. E.: January In Kent, 版權屬作者)是 Mr. and Mrs. W.C. Cassels 的。『起集』(Leon Underwood: To the Market, 版權屬作者)是 Mr. D.G. Mirams 的。『玫瑰』(John

Farleigh: Rose, 版權屬作者)、『龍鬚與藍本』(Leon Underwood: Dragonbeards Vs The Blueprint, 版權屬作者)、『陶器匠』(Leon Underwood: the Potters, 版權屬作者)、『墨西哥羽蛇神』(Leon Underwood: Quetsal Coatl, 版權屬作者)、『無題』[手與花](Gertrude Hermes: Woodcut—Flower with Hand, 版權屬作者)、『戰士之墓』(Gertrude Hermes: Warrior's Tomb, 版權屬作者)、『以上六幅為編者所藏,『樂器』(R. Grierson: Musical Instrument, 版權屬 Red fern Gallery, London)是龐蓋萊先生的。

出自插圖精本著作的,有下列各幅: Gertrude Hermes 的八幅花卉(見90—97)是出自 Irene Gosse: A Florilege (Swan Press, 1931) ; Robert Gibbings 的五幅山水(見78—82)是出自刻自著的 *Lovely Is The Lee* (Dent) 及 *Coming Down The Wye* (Dent); Graham Sutherland 的『游牧』(見67)是選自他的畫集,是 Penguin 的當代英國畫家叢刊之一。W.R. Sickert 的一幅人物(見37)及二幅風景(見84)是選自 Lillian Browse: Sickert (Faber & Faber London) ; Eric Gill 的三幅『醒世恆言』插圖(見56—58)是選自 Harold Acton & Lee Yee-hsieh: *Glue and Lacquer* (Golden Cockerel, London) ; H. Rushbury 的聖保羅教堂(見68)是選自 Soho Centenary (Hutchinson, London) ; Eric Fraser, James Holland 及 Mervyn Peake 的三幅人像(見41—43)是選自 Graphis, No. 14, 1946, (Amstutz & Herdorf, Zurich) ; C. F. Tunnicliffe 的五幅飛禽(見118—121)或出自他的著作 *Bird Portraiture* (Eyre & Spottiswoode, London) ; Leon

Underwood 的『龍鬚與龍本』(見63)係魏世 Hsiao Chien: Dragonbeards Vs The Blueprints, (Pilot Press, 1944) * R. Hughes-Stanton 的兩幅(見38, 40, 100)都是宋世 D.H. Lawrence: Birds, Beasts and Flowers, (Gresset Press, 1930, London.) * John Nash 的兩幅(見52, 76, 88, 89)是宋世 Alphabet & Image 3, (Shenval Press, London.) * L. A. Doust 的三幅(見46, 65, 83)是魏世宋世 A Manual of Wood Engraving, (Frederick Warne, London.) * Robert Austin 的『年輕的母親』(見85) * W. R. Sickert 的『母與女』(見37) * G. F. Buckhurst 的『阿吉麗亞』(見45)及 Anthony Gross 的『佛蘭普敦爵士像』(見47)都是魏世 Basil Gray: The English Print, (A. C. Black, London.) * Agnes Miller Parker 的作品本書用得最多, 共十九幅, 計人物(見48—51)、走獸(見101, 102, 104, 105, 107, 108, 110, 111, 113—115)飛鳥(見122)及蟲魚(見125—128), 都是出自 The Fables of Esopé, The Gyegyynog Press, 1931. 經數度交涉也全部獲得版權人的許諾 * Anthony Gross (見53) * William F. C. Ohly (見54) * Enid Lacey (見55) * Gwen Raverat (見74—75) * Stanislaus Brien (見100) * Laura Knight (見106) * Clare Leighton (見32) 皆出自 London Bookman 雜誌 * Clare Leighton 的『黎明車廂中』(見63)版權屬作者 * Graham Sutherland 的『叢林田舍』(見66)的版權權屬 'Twentyone Gallery; John Farleigh 的『荷蘭芹』(見98)屬 Redfern Gallery, London; Eri Gill 的三幅(見59及60)的版權也得到許諾了。

目次

第一卷 彩色版畫

一、玫瑰	John Farleigh	一一五
二、墨西哥羽蛇神	Leon Underwood	一一六
三、潛艇在祖國領海	Eric Ravillious	一一七
四、陶器匠	Leon Underwood	一一八
五、樂器	R. Grierson	一一九
六、趕集	Leon Underwood	一二〇

第二卷 人物

七、喬吉亞的乾柴	Clare Leighton	一二一
八、穿鞋婦人	Ethel Gabain	一二三
九、熱帶舞	John Buckland Wright	一二四
十、年輕的母親	Robert Anstlin	一二五
十一、言語與動作	Sylvia Gosse	一二六
十二、母與女(右)	W. R. Sickert	一二七
十三、年華已殘(左)	W. R. Sickert	一二七
十四、「禽獸花卉」插圖	B. Hughes-Stanton	一二八
十五、爬蟲	B. Hughes-Stanton	一二九
十六、泉	B. Hughes-Stanton	一三〇
十七、插圖一幅	Eric Fraser	一四一
十八、「竊盜姑爺」插圖	James Holland	一四二
十九、「巫術在英倫」插圖	Mervyn Peake	一四三

二十、面具	Robert Austin	四四
廿一、阿吉麗亞	G.E. Brockhurst	四五
廿二、人像	L.A. Doust	四六
廿三、佛萊普敦爵士像	William Strang	四七
廿四、少年與蕩婦	Agnes Miller Parker	四八
廿五、工人與鳥羣	Agnes Miller Parker	四九
廿六、好人與蛇	Agnes Miller Parker	五〇
廿七、木匠	Agnes Miller Parker	五一
廿八、恬靜的黃昏	John Nash	五二
廿九、風箏	Anthony Gross	五三
三十、工人區	William F.C. Ohly	五四
卅一、歐羅巴女神	Ernd Lacey	五五
卅二、「醒世恒言」插圖一	Eric Gill; Denis Tegetmeyer	五六
卅三、「醒世恒言」插圖二	Eric Gill; Denis Tegetmeyer	五七
卅四、「醒世恒言」插圖三	Eric Gill; Denis Tegetmeyer	五八
卅五、母與子	Eric Gill	五九
卅六、男與女	Eric Gill	六〇
卅七、穴居者	Job Nixen	六一
卅八、黎明車廂中	Clare Leighton	六一
卅九、「龍鬚與藍圖」之插圖	Leon Underwood	六三
第三卷 風景與建築		
四十、南美河景	L. A. Doust	六五
四一、森林小村	Graham Sutherland	六六

四二、遊牧	Graham Sutherland	六七
四三、聖保羅教堂北京	H. Rushbury	六八
四四、野景	Murray M. Tod	六九
四五、肯特郡之新丘	Martin Hardie	七〇
四六、彌羅寺殘跡	Harold Thornton	七一
四七、安斯基尼亞	H. A. Freeth	七二
四八、兩灶	L. G. Brauner	七三
四九、機器	G. Raverat	七四
五〇、打穀	G. Raverat	七五
五一、兩條拖船	John Nash	七六
五二、暴雨	John C. Moody	七七
五三、麗水	Robert Gibbings	七八
五四、碧湖	Robert Gibbings	七九
五五、湖溪	Robert Gibbings	八〇
五六、安涉沼	Robert Gibbings	八一
五七、茵及吉拉	Robert Gibbings	八二
五八、林野	L. A. Doust	八三
五九、皇家旅舍(上)	W. R. Sickert	八四
六〇、蘭塘月華(下)	W. R. Sickert	八四
六一、冬	Gwen Raverat	八五
第四卷 花 卉		
六二、花	Gertrude Hermes	八七
六三、花與顏	John Nash	八八

六四、鄉舍(右)	John Nash	八九
六五、水草辨割插圖(左)	John Nash	八九
六六、無脚草	Gertrude Hernes	九〇
六七、樛寄生	Gertrude Hernes	九一
六八、貝母	Gertrude Hernes	九一
六九、石蓮華	Gertrude Hernes	九三
七〇、萎蕤	Gertrude Hernes	九四
七一、慈陀蕪	Gertrude Hernes	九五
七十二、蝴蝶蘭	Gertrude Hernes	九六
七三、紫蘿蘭	Gertrude Hernes	九七
七四、荷蘭片	John Farleigh	九八

第五卷 動物

七五、羚羊	Stanislaus Brien	一〇〇
七六、狼與綿羊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一
七七、兩條牝狗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二
七八、春	Jocelyn Crowe	一〇三
七九、狼與公羊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四
八〇、驢狼與狐狸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五
八一、斑馬	Laupa Knight	一〇六
八二、獅與猴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七
八三、狐狸與葡萄	Agnes Miller Parker	一〇八
八四、三隻豬	John Nash	一〇九
八五、狗與綿羊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一〇

八六、狐狸與鶴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一一
八七、牝馬與幼馬	Standislaus Brien	一一二
八八、鹿與獵人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一三
八九、狐狸與狼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一四
九〇、狼與餓狗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一五

第六卷 飛 禽

九一、鷹	B. Hughes-Stanton	一一七
九二、千鳥與赤足鵝	C. F. Tunncliffe	一一八
九三、公鷄	C. F. Tunncliffe	一一九
九四、天鵝	C. F. Tunncliffe	一二〇
九五、烏鴉及其卵巢	C. F. Tunncliffe	一二一
九六、鸚鵡與渡鳥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二二

第七卷 蟲魚及其他

九七、魚	B. Hughes-Stanton	一二四
九八、螞蟥與蛙蟻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二五
九九、禽乎獸乎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二六
一〇〇、貓與公鷄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二七
一〇一、蛙與天王	Agnes Miller Parker	一二八
一〇二、戰士之墓	Gertrude Hermes	一二九

卷 一 第

畫 版 色 彩

I

COLOURED GRAPHICS



1/2

John Farleigh 39

JOHN FARLEIGH

ROSE

LITHOGRAPH

作萊法·翰約

瑰 玫

刻石色彩



LEON UNDERW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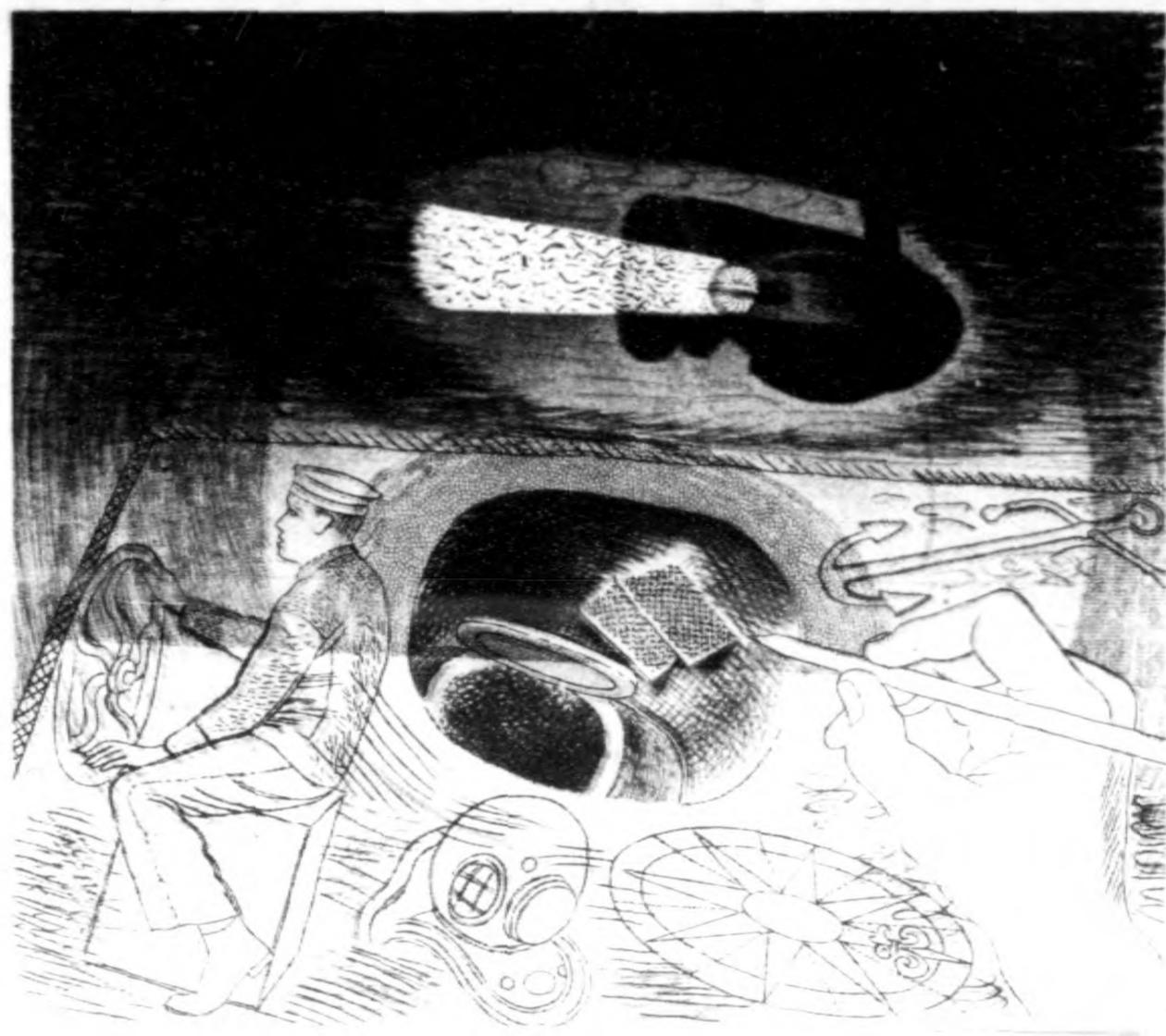
QUETSAL COATL

WOOD BLOCK

作特烏德恩·翁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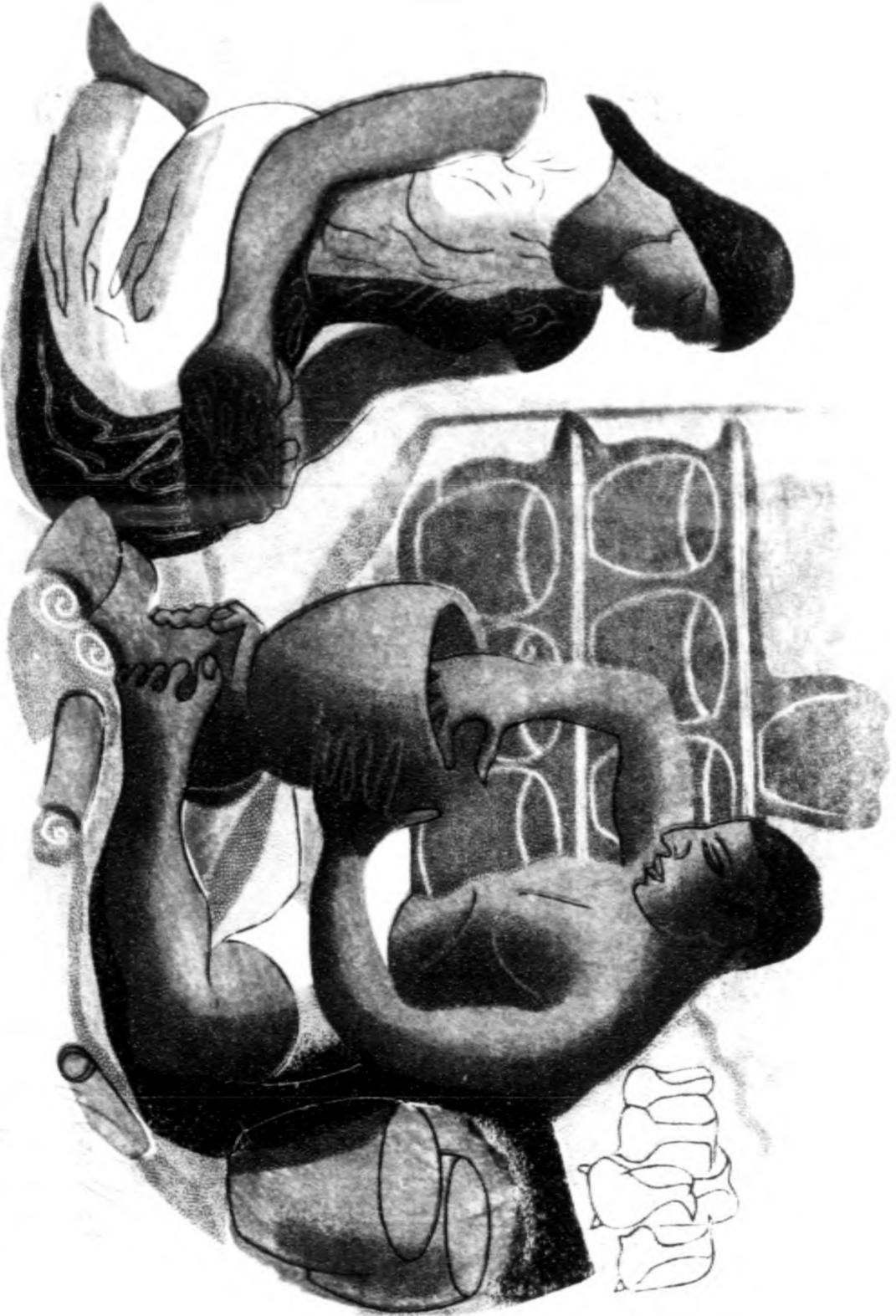
神蛇羽哥西墨

刻木色彩



ERIC RAVILIOUS
SUBMARINE IN HOME
WATERS
LITHOGRAPH

作斯羅維拉·克立愛
海領國祖在艇潛
刻 石



LEON UNDERWOOD

POTTERS

WOOD BLOCK

作特烏德恩·翁列

匠器陶

刻木色套



R. GRIERSON
MUSICAL INSTRUMENT
LINOCUT

格利亞森作
樂器
色彩油布刻



LEON UNDERWOOD
TO THE MARKET

WOOD BLOCK

作特烏德恩·翁列
集 趕
刻木色套

卷 二 第

物 人

II

HUMAN FIGURES



CLARE LEIGHTON
FIREWOOD IN GEORGIA
WOOD ENGRAVING

作登雷·萊克
柴乾的亞吉喬
刻 木



ETHEL GABAIN
UNE DAME QUI SE CHAUSSE
LITHOGRAPH

作朋蓋·兒賽愛
人 婦 鞋 穿
刻 石



JOHN BUCKLAND WRIGHT
LAOTIAN DANCE
WOOD ENGRAVING

勃克蘭·拉愛脫作
熱帶舞
木刻



ROBERT AUSTIN
YOUNG MOTHER
LINE ENGRAVING

作丁斯奧·脫勃羅
親母的輕年
刻線



SYLVIA GOSSE
SAYINGS & DOINGS
ET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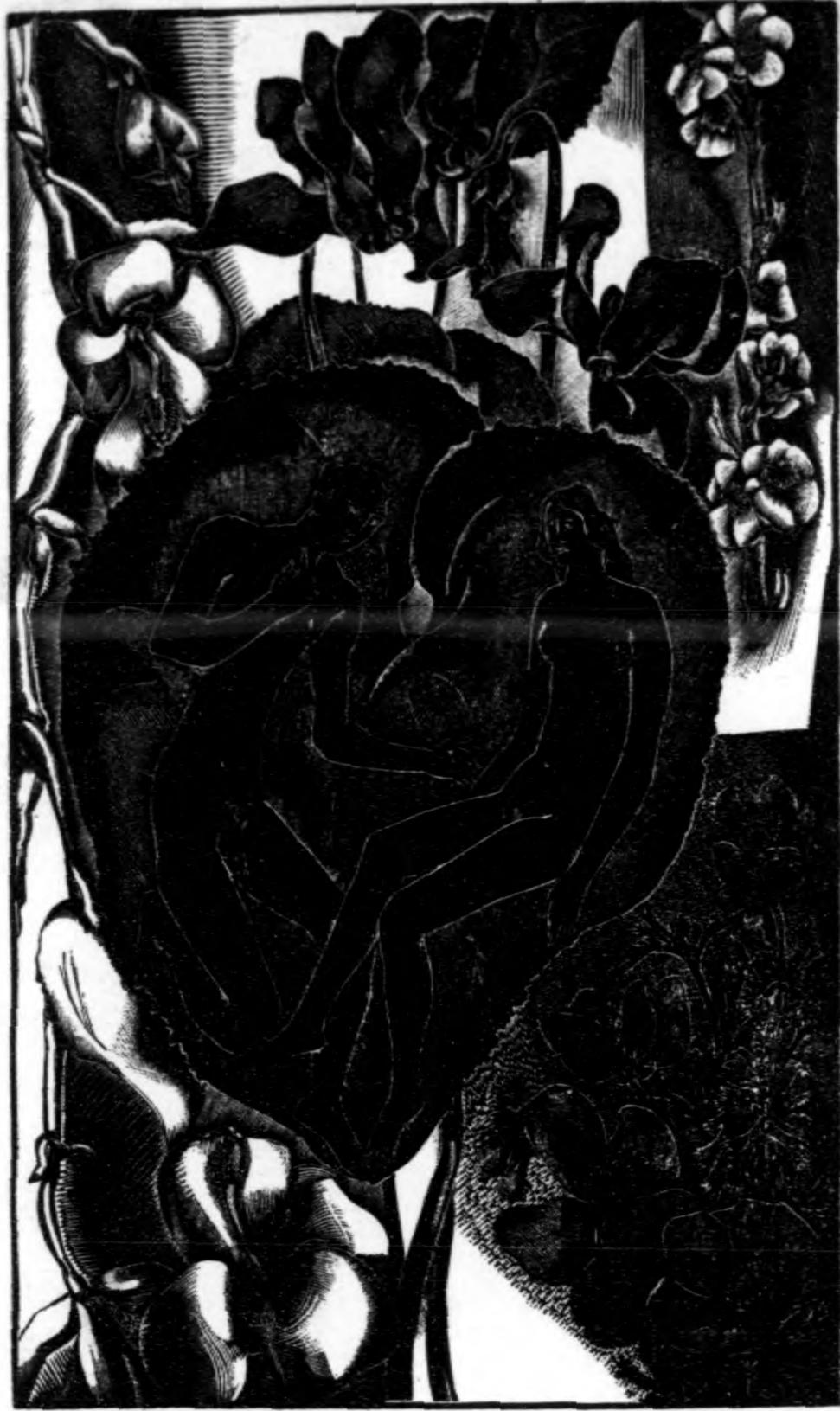
作思高·亞維爾雪
作動與語言
刻 蝕



W. R. SICKERT
MOTHER & DAUGHTER (RIGHT)
LA BELLE GATEE (LEFT)

ETCHING

作脫格雪
(右) 女 與 母
(左) 殘 已 華 年
刻 蝕



B. HUGHES-STANTON
 ILLUSTRATION FROM
 "BIRDS, BEASTS & FLOWERS"
 WOOD ENGRAVING

作頓塔斯·士休
 圖插「卉花獸禽」
 刻 木



B. HUGHES-STANTON
REPTILE
WOOD ENGRAVING

作頓塔斯·士休
蟲 爬
刻 木



B. HUGHES-STANTON
GHOSTS
WOOD ENGRAVING

作頓塔斯·士休
鬼
刻 · 木



ERIC FRASER
AN ILLUSTRATION
LINE ENGRAVING

作塞萊弗·克立愛
幅 一 圖 插
刻 線



JAMES HOLLAND
ILLUSTRATION FROM
"ROBBER BRIDEGROOM"

ET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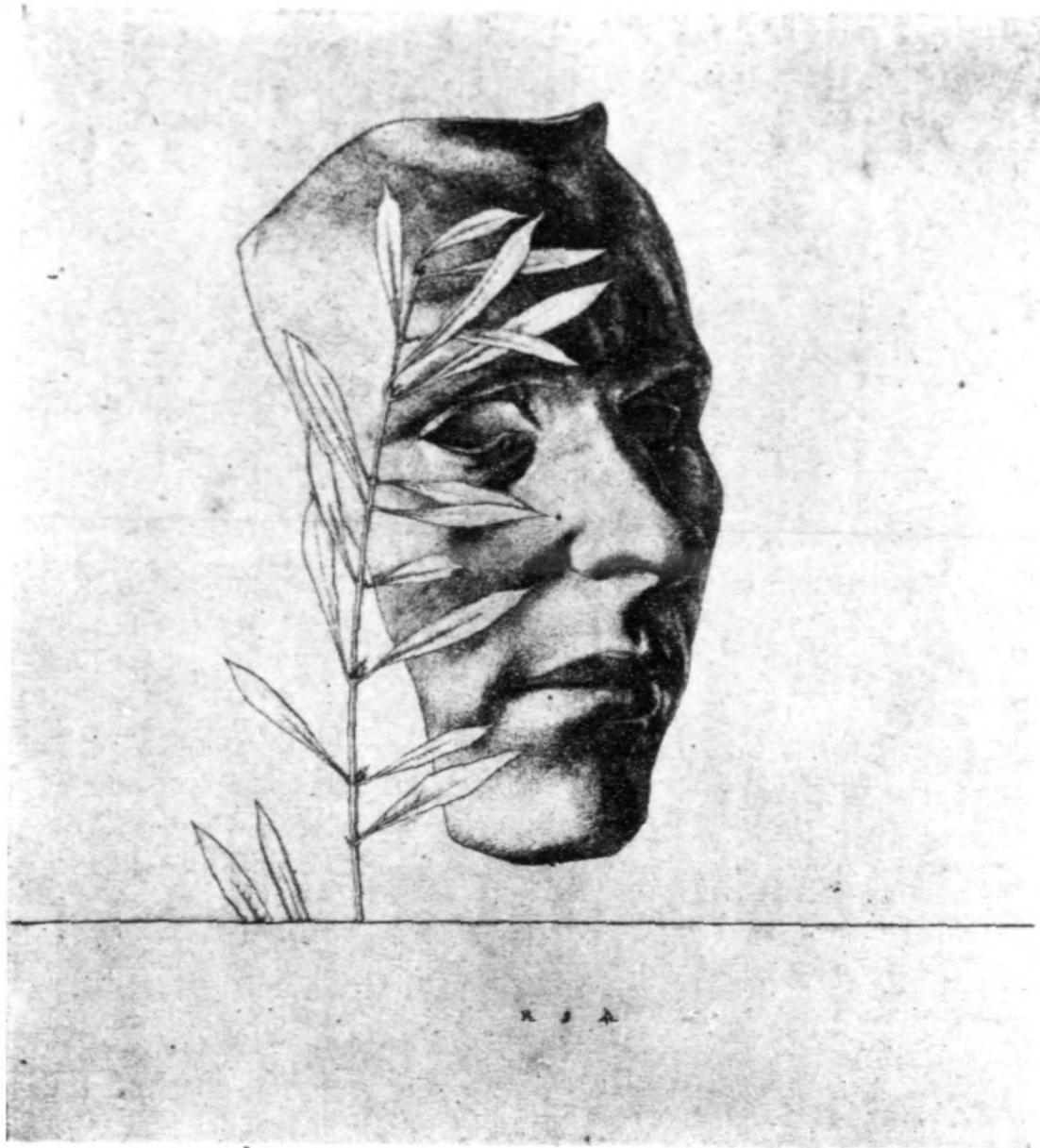
作特蘭荷·斯姆詹
圖插『爺姑盜強』

刻 蝕



MERVYN PEAKE
ILLUSTRATION FROM
"WITCHCRAFT IN ENGLAND"

作克比·文茂
圖插『倫英在術巫』
刻 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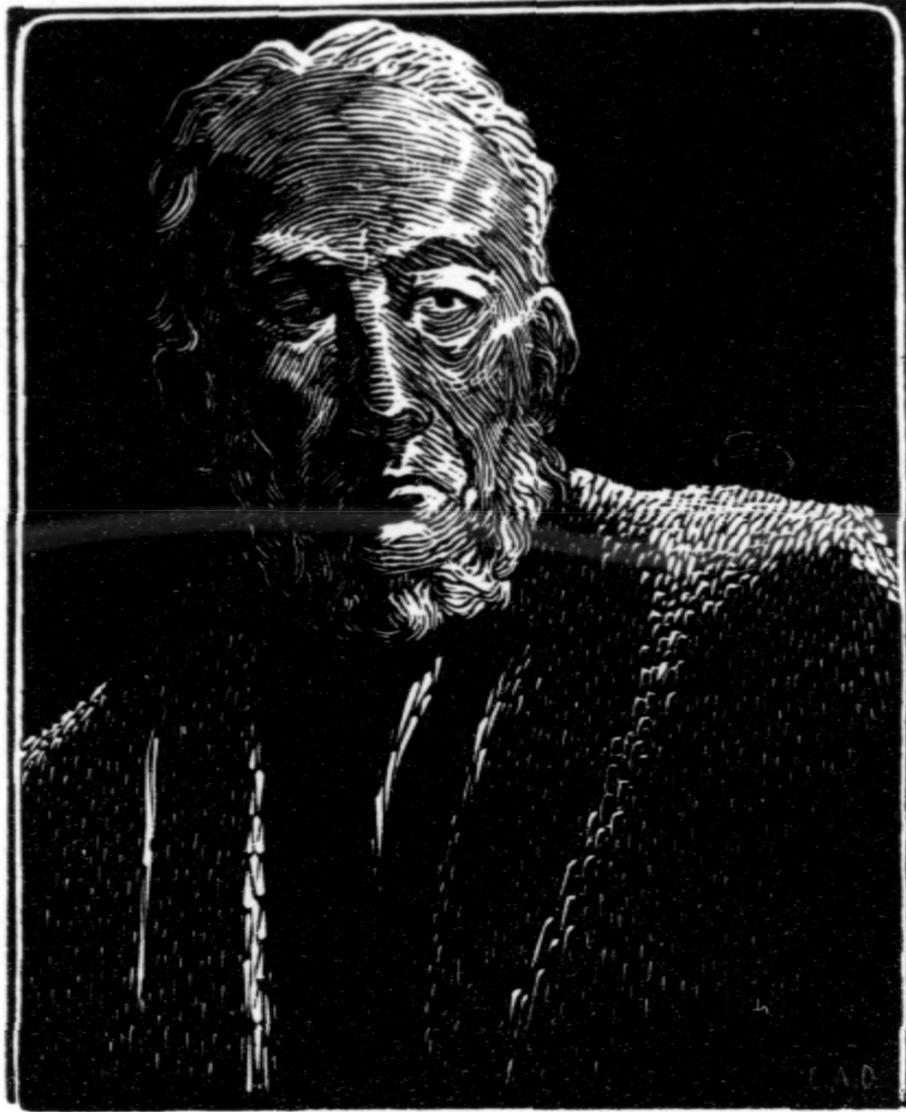
ROBERT AUSTIN
MASK
LINE ENGRAVING

作丁斯奧·脫勃羅
具 面
刻 線



G. E. BROCKHURST
AGLAIA
ETCHING

勃洛赫克脫作
阿麗吉亞
蝕 刻



L. A. DOUST
A PORTRAIT STUDY
WOOD ENGRAVING

杜斯脱作
人 像
木 刻



WILLIAM STRANG
PORTRAIT OF SIR GEORGE
FRAMPTON
DRYPOINT

作朗特斯·廉威
像士爵敦普萊佛
刻 鏤



AGNES M. PARKER
THE YOUNG MAN &
THE COMMON WOMAN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婦蕩與年少
刻木



AGNES M. PARKER
THE LABOURER & THE BIRDS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鳥 與 人 工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GOOD MAN & THE SERPENT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蛇 與 人 好
刻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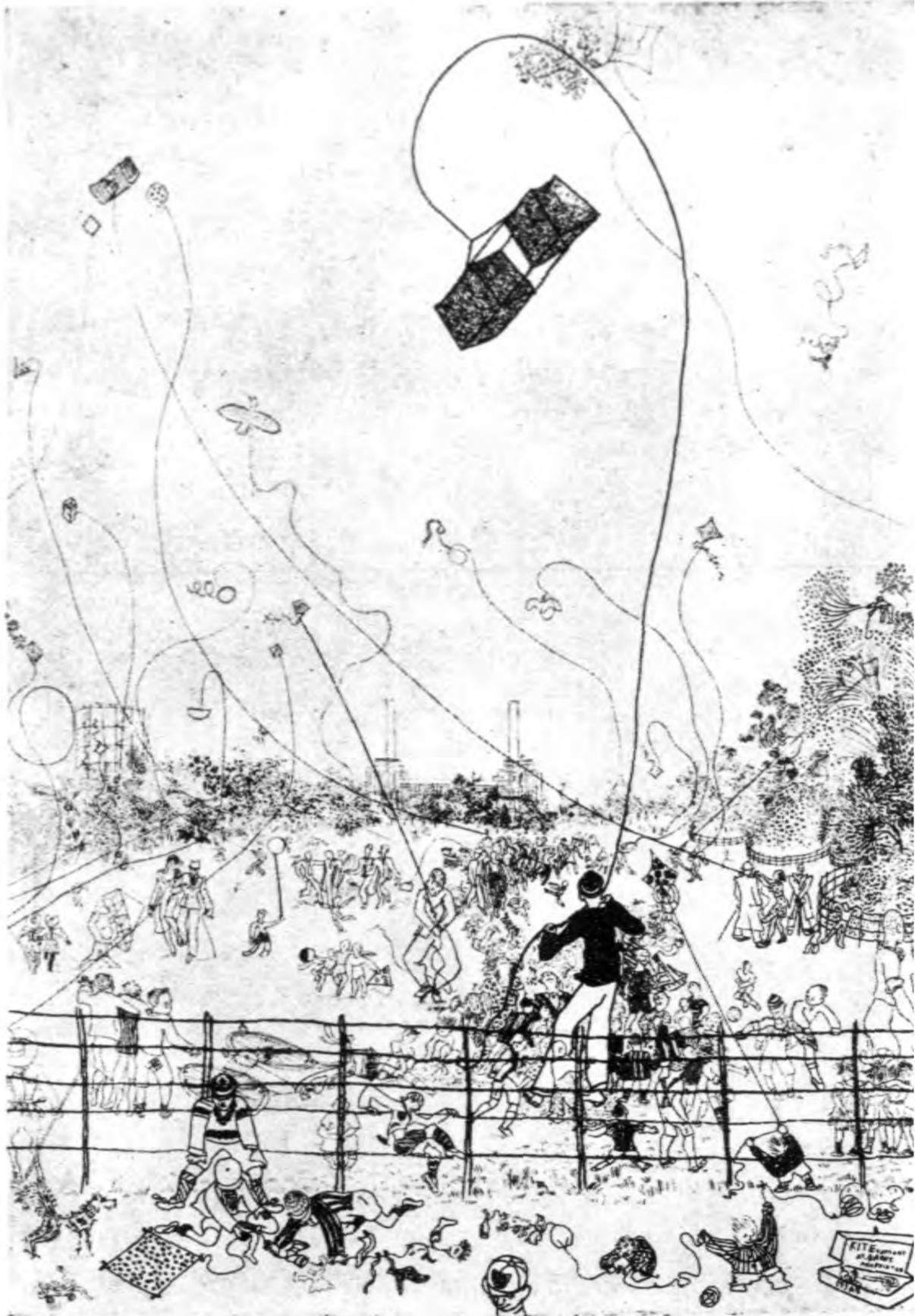
AGNES M. PARKER
THE CARPENTER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匠 木
刻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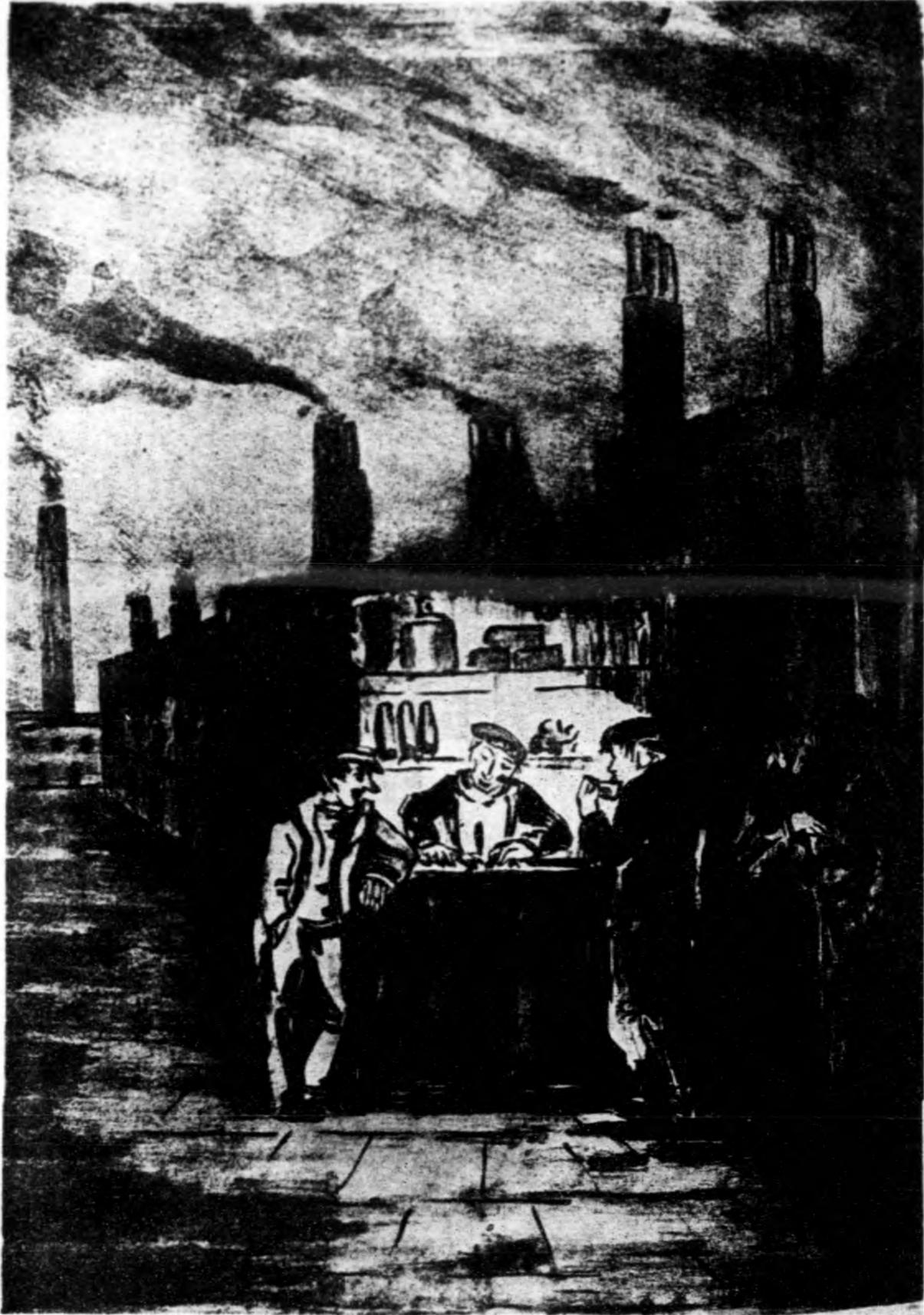
JOHN NASH
QUIET EVENING
WOOD ENGRAVING

作許納·翰約
昏黃的靜恬
刻 木



ANTHONY GROSS
KITES
 ETCHING

安東尼·高思作
 風 蝕
 箏 刻



WILLIAM F.C. OHLY
LABOURER'S QUARTER
LITHOGRAPH

作蘭奧·廉威
區 人 工
刻 石



ENID LACEY
EUROPA
WOOD ENGRAVING

作賽拉·特尼愛
神女巴羅歐
刻木



ERIC GILL & DENIS TEGETMEIER
 ILLUSTRATION FROM
 "GLUE & LACQUER"
 COPPER ENGRAVING

刻耶米脫琪戴 畫爾蓋·克立愛
 二圖插『言恆世醒』
 刻 銅



ERIC GILL & DENIS TEGETMEIER
ILLUSTRATION FROM
"GLUE & LACQUER"
COPPER ENGRAVING

刻耶米脫琪戴 畫爾蓋·克立愛
三圖插『言恆世醒』
刻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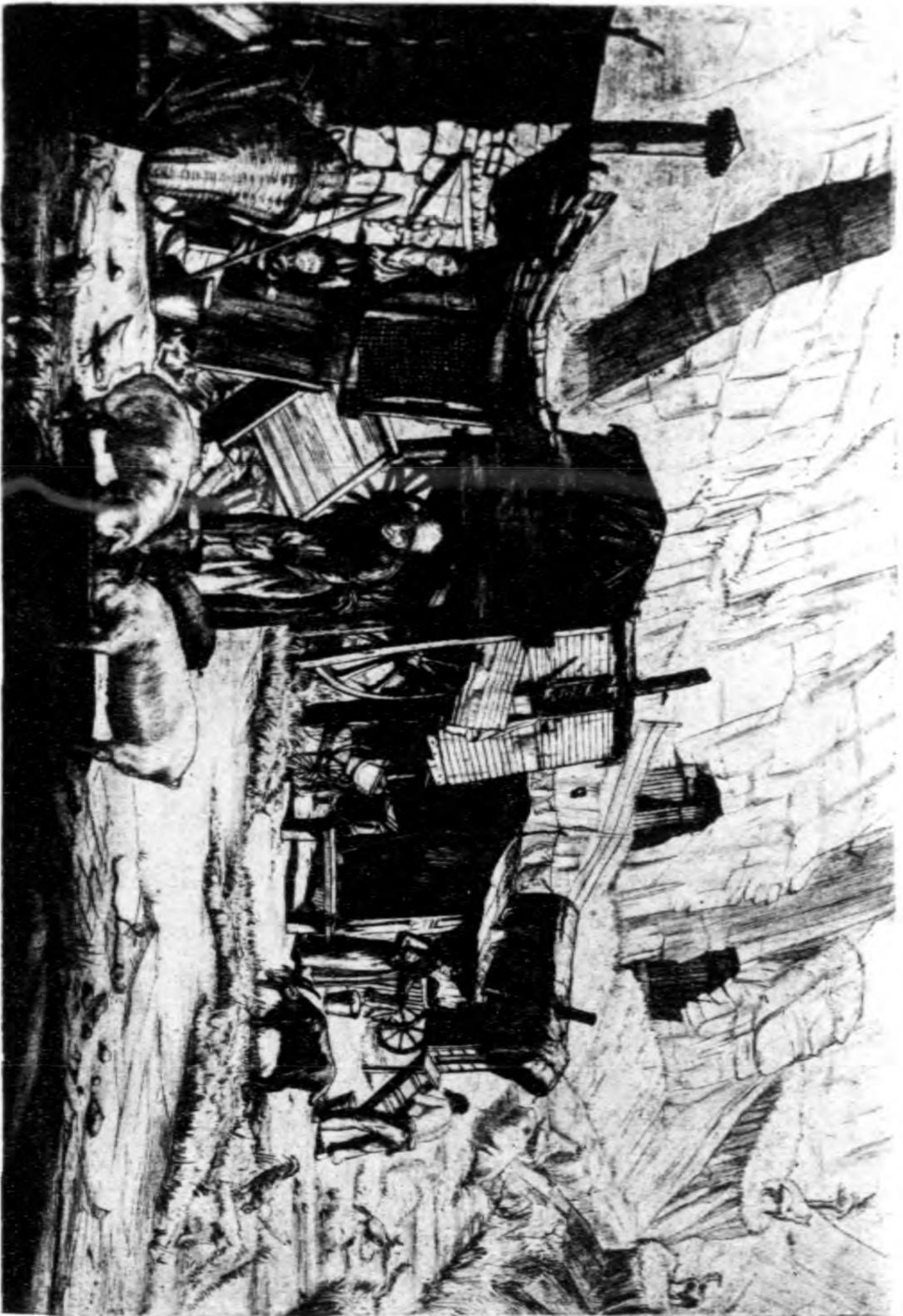
ERIC GILL
MOTHER & CHILD
WOOD ENGRAVING

作爾蓋·克立愛
子與母
刻木



ERIC GILL
MAN'S APPROPRIATE ACTIVITY
COPPER ENGRAVING

作爾蓋·克立愛
女 與 男
刻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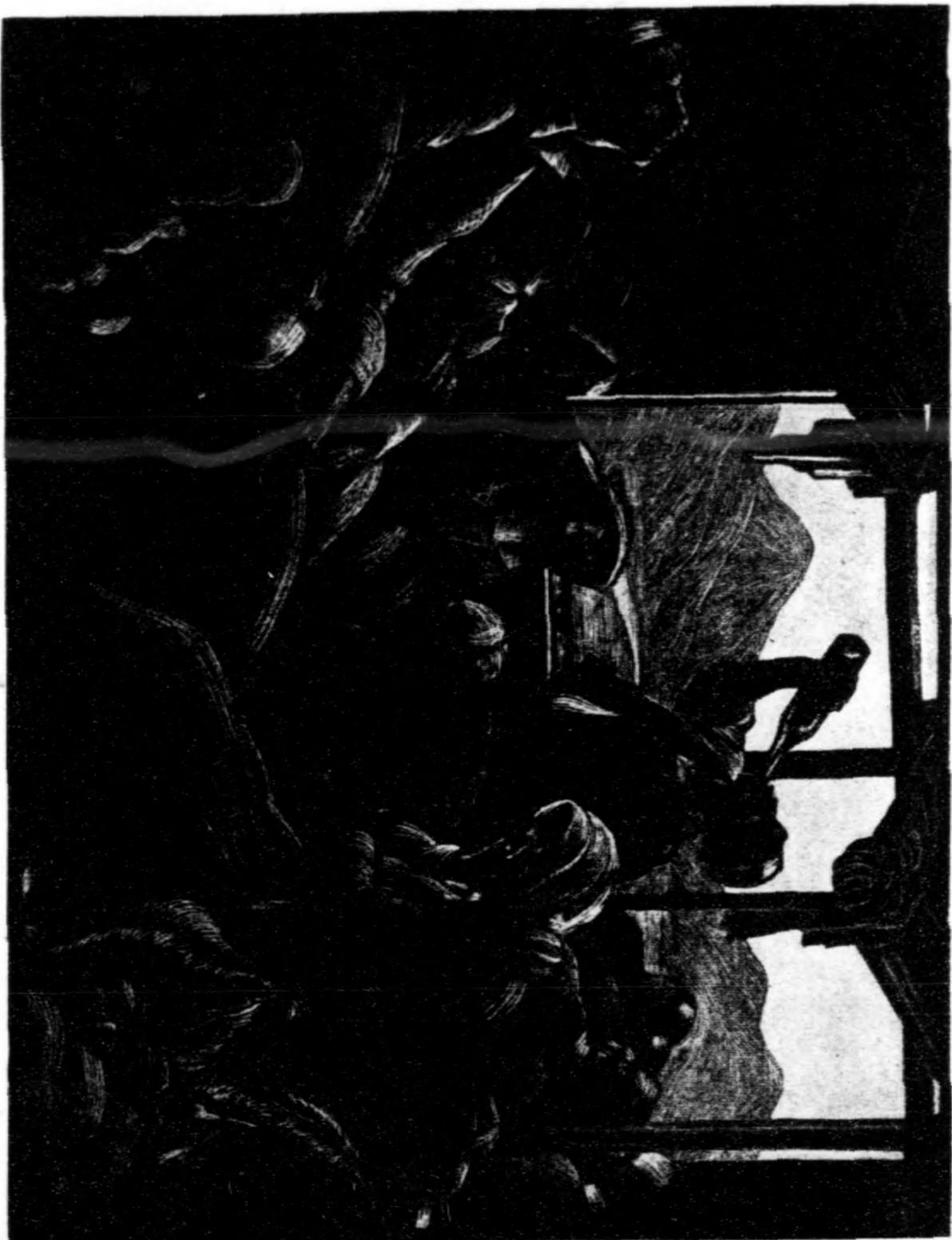


JOB NIXEN
CAVE DWELLERS

ETCHING

作者 居 穴
作 森 克 尼 · 伯 約

刻 蝕



CLARE LEIGHTON

DAWN IN THE TRAIN TO MOSTAR

WOOD ENGRAVING

克萊·萊登
黎明·車廂
中刻



LEON UNDERWOOD
 ILLUSTRATION FROM
 "DRAGONBEARDS VS.
 BLUEPRINT"
 WOOD ENGRAVING

作特烏德恩·翁列
 圖插之『圖藍與鬚龍』
 刻 木

卷 三 第

築 建 與 景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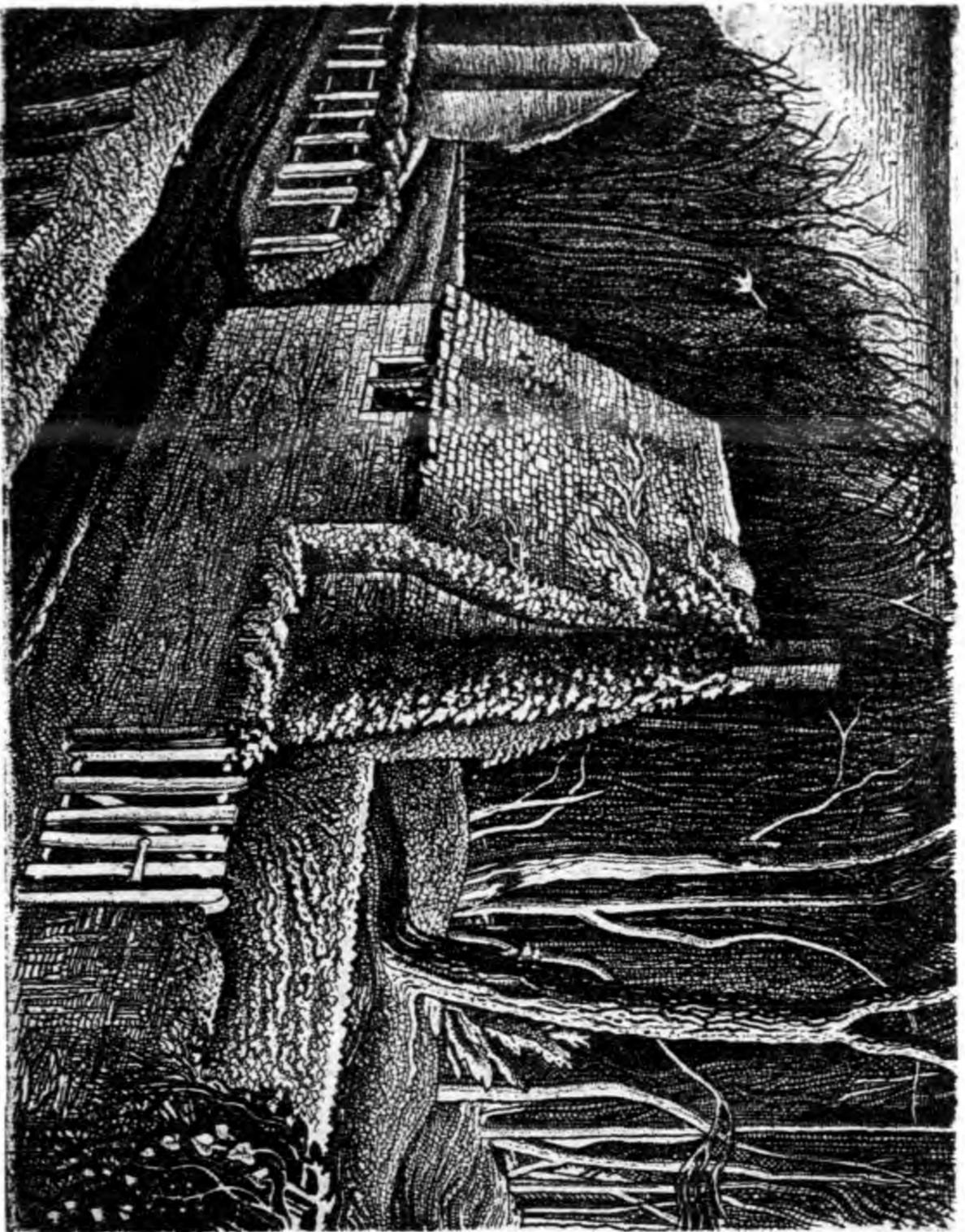
III

LANDSCAPE & BUILDINGS



L. A. DOUST
 SOUTH AMERICAN RIVER
 WOOD ENGRAVING

杜斯脱作
 南 美 河 景
 木 刻



GRAHAM SUTHERLAND

WOOD END

ETCHING

蘇塞林村

蘇塞林村

蘇塞林村



GRAHAM SUTHER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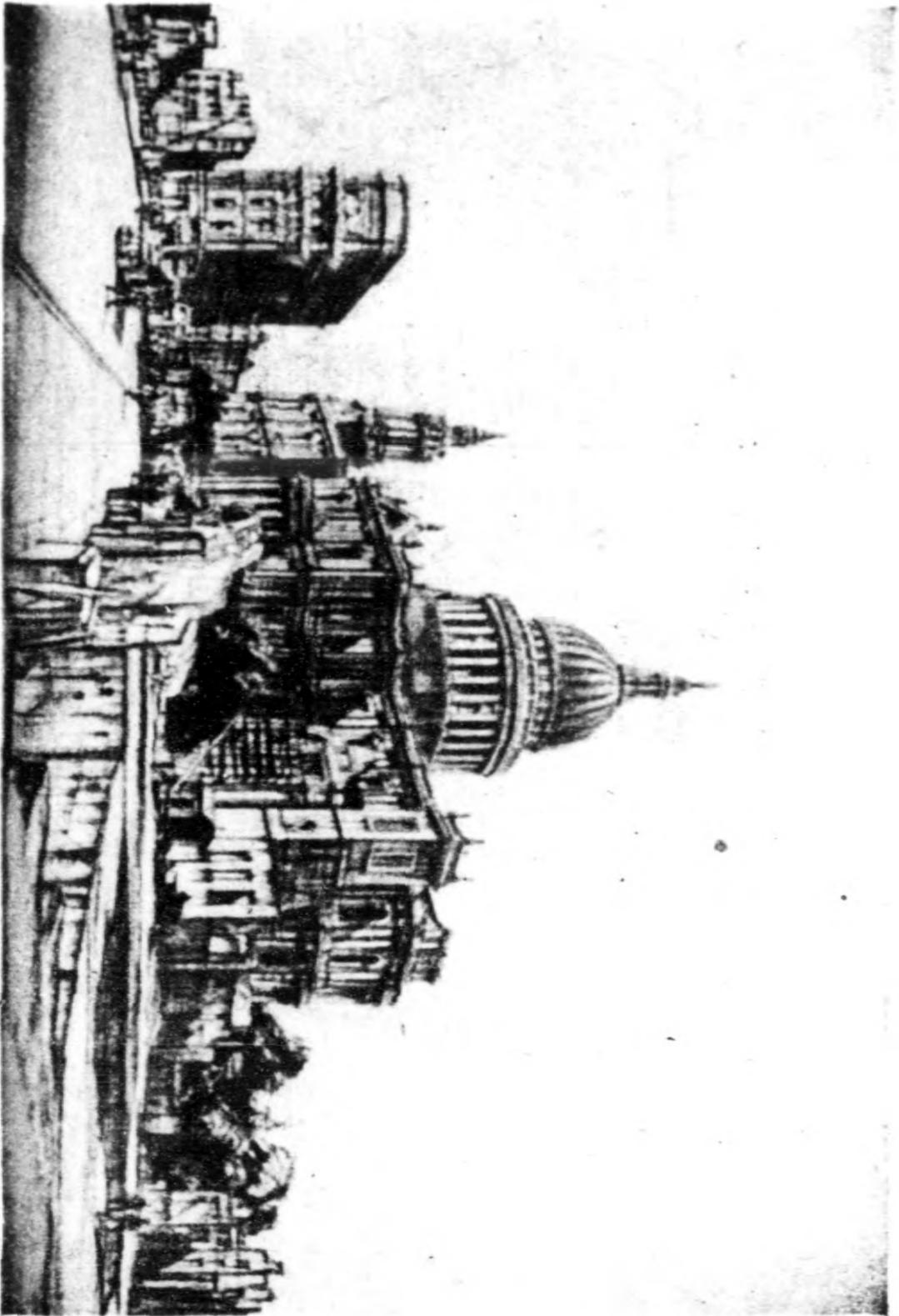
PATSORAL

ETCHING

作萊塞蘇

牧遊

刻蝕



H. RUSHBURY

ST. PAUL'S, NORTH SIDE

ETCHING

作雷勃許勤

景北堂教羅保聖

刻 蝕



MURRAY M. TOD

CRAIGNAIR, DALBEATTIE

ETCHING

作特托·萊茂
景野

刻蝕



MARTIN HARD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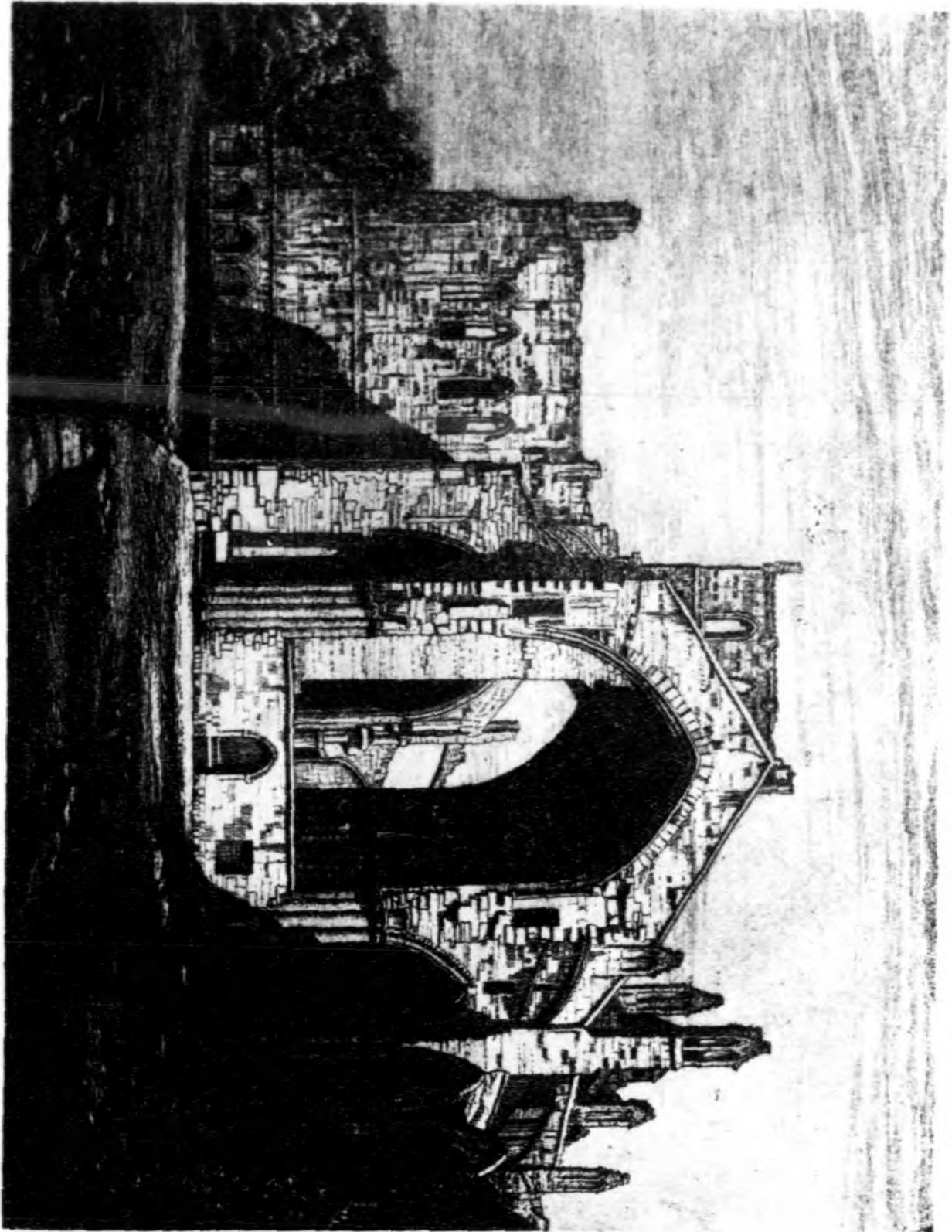
JANUARY IN KENT

ETCHING

作迪哈·丁馬

正新之郡特肯

刻 蝕



HAROLD THORTON
MELROSE ABBEY
ETCHING

作
痕
桑·特
殘
寺
刻
羅
哈
彌



H. A. FREE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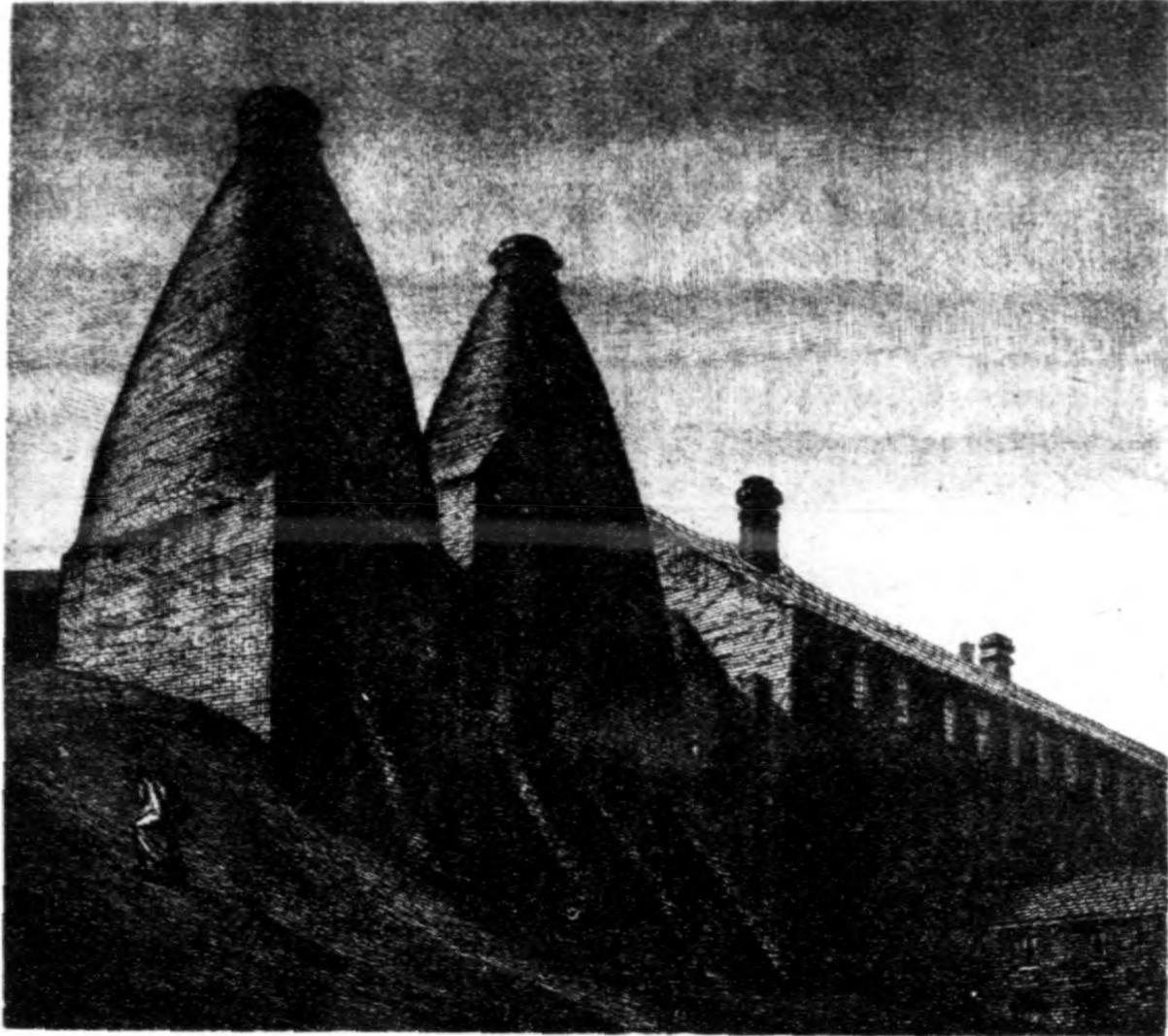
TUSCANIA

ETCHING

作斯利弗

亞尼堪斯妥

刻 蝕



L. G. BRAMMER
TWO OVENS
ETCHING

勃拉茂作
兩 灶
蝕 刻



G. RAVERAT
MACH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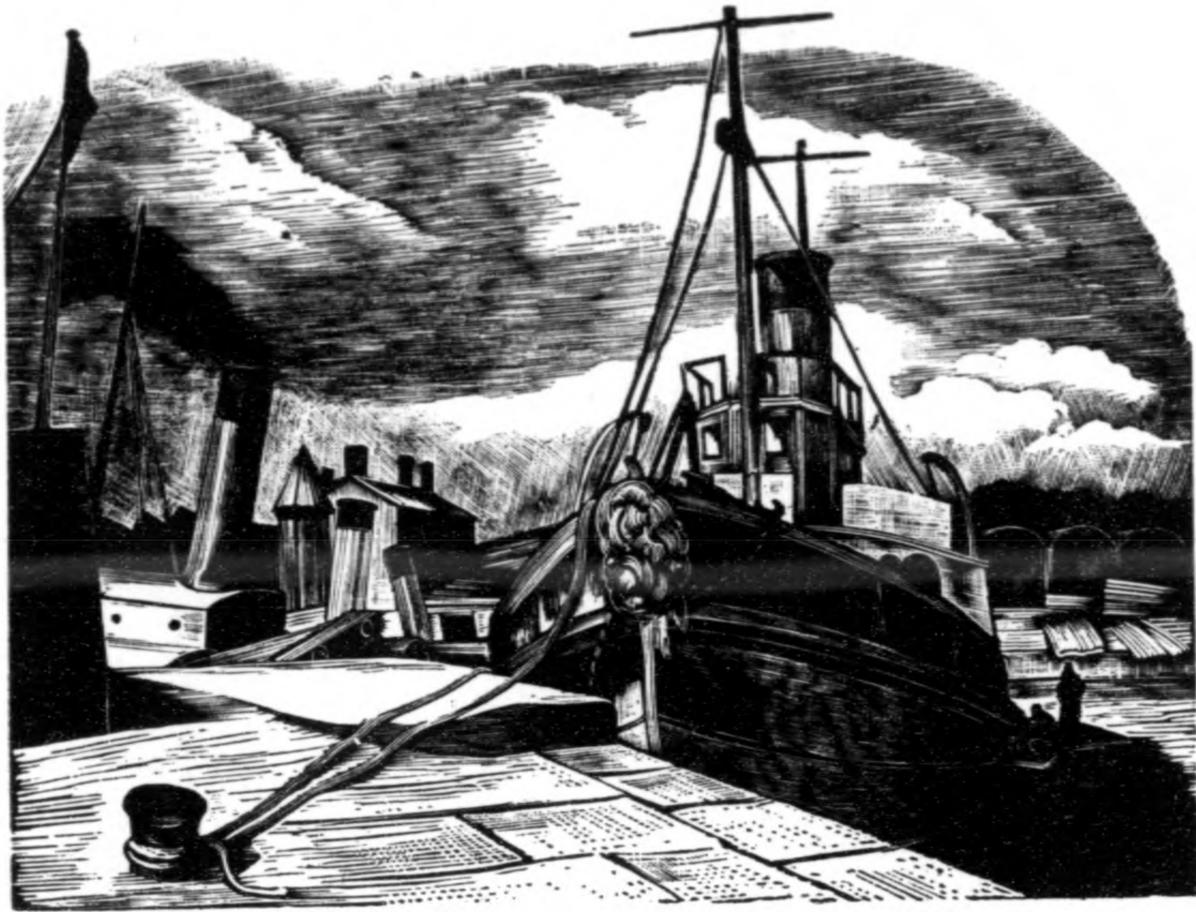
WOOD ENGRAVING

作萊浮拉
器 機
刻 木



G. RAVERAT
THRASHING IN ENGLAND
WOOD ENGRAVING

作萊浮拉
穀 打
刻 木



JOHN NASH
THE TWO TUGS
WOOD ENGRAVING

作許納·翰約
船拖條兩
刻木



JOHN C. MOODY
RAINSTORM
DRYPOINT

約翰·摩代作
暴 雨
鏤 刻



ROBERT GIBBINGS
RIVER LEE
WOOD ENGRAVING

作斯平蓋·脫勃洛
水 麗
刻 木



ROBERT GIBBINGS
TURQUOISE LAKE
WOOD ENGRAVING

作斯平蓋·脫勃洛
湖 碧
刻 木



ROBERT GIBBINGS
TAREMIG
WOOD ENGRAVING

作斯平蓋·脫勃洛
溪 澗
刻 木



ROBERT GIBBINGS
PONT ERWYD
WOOD ENGRAVING

作斯平蓋·脫勃洛
沼 微 安
刻 木



ROBERT GIBBINGS

INCHIGEELA

WOOD ENGRAVING

作斯平蓋·脫勃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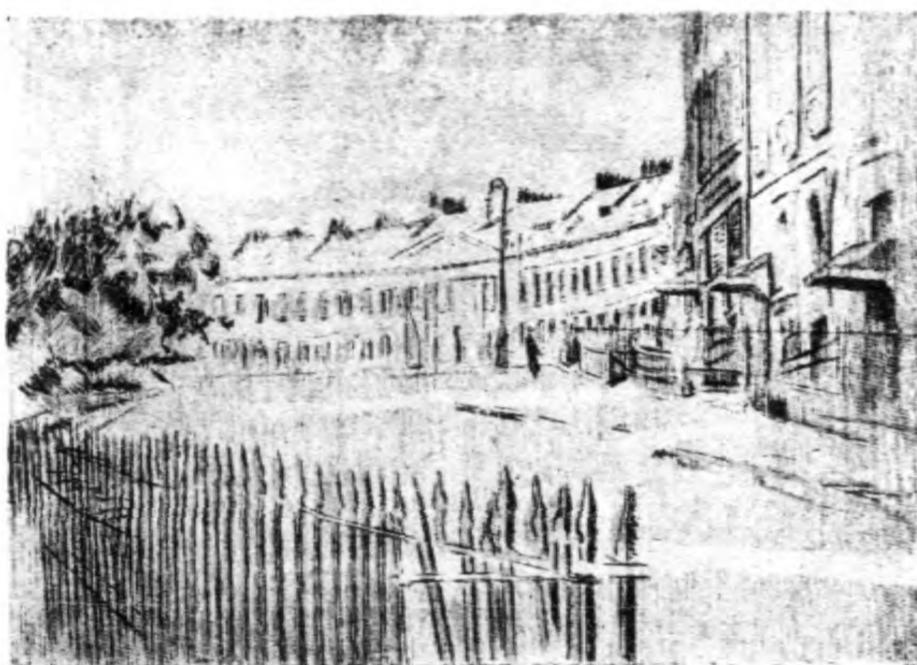
拉吉及茵

刻 木



L. A. DOUST
WOODLAND
WOOD ENGRAVING

作脫斯柱
野 林
刻 木



W. R. SICKERT
 THE OLD HOTEL ROYAL (TOP)
 LANSDOWNE CRESCENT, BATH (LOWER)
 ETCHING

作脫格雪
 (上) 舍旅家皇
 (下) 巷月塘蘭
 刻 蝕



GWEN RAVERAT
WINTER
WOOD ENGRAVING

作萊浮拉
冬
刻 木

卷 四 第

卉 花

IV

FLOWERS



GERTRUDE HERMES
FLOWERS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花
刻 木



JOHN NASH
FLOWERS AND FACES
WOOD ENGRAVING

作許納·翰約
顏 與 花
刻 木



JOHN NASH
 ILLUSTRATION FROM
 "A HOUSE IN THE COUNTRY" (RIGHT)
 "ANATOMY OF DESSERT" (LEFT)
 WOOD ENGRAVING

作許納·翰約
 (右) 舍 鄉
 (左) 圖 插 剖 解 菓 水
 刻 木



GERTRUDE HERMES
HELLEBORE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草脚無
刻木



GERTRUDE HERMES
MISLETOE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生寄槲
刻木



GERTRUDE HERMES
FRITILLARY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母 貝
刻 木



GERTRUDE HERMES
HOUSELEEK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婁
華蓮石
刻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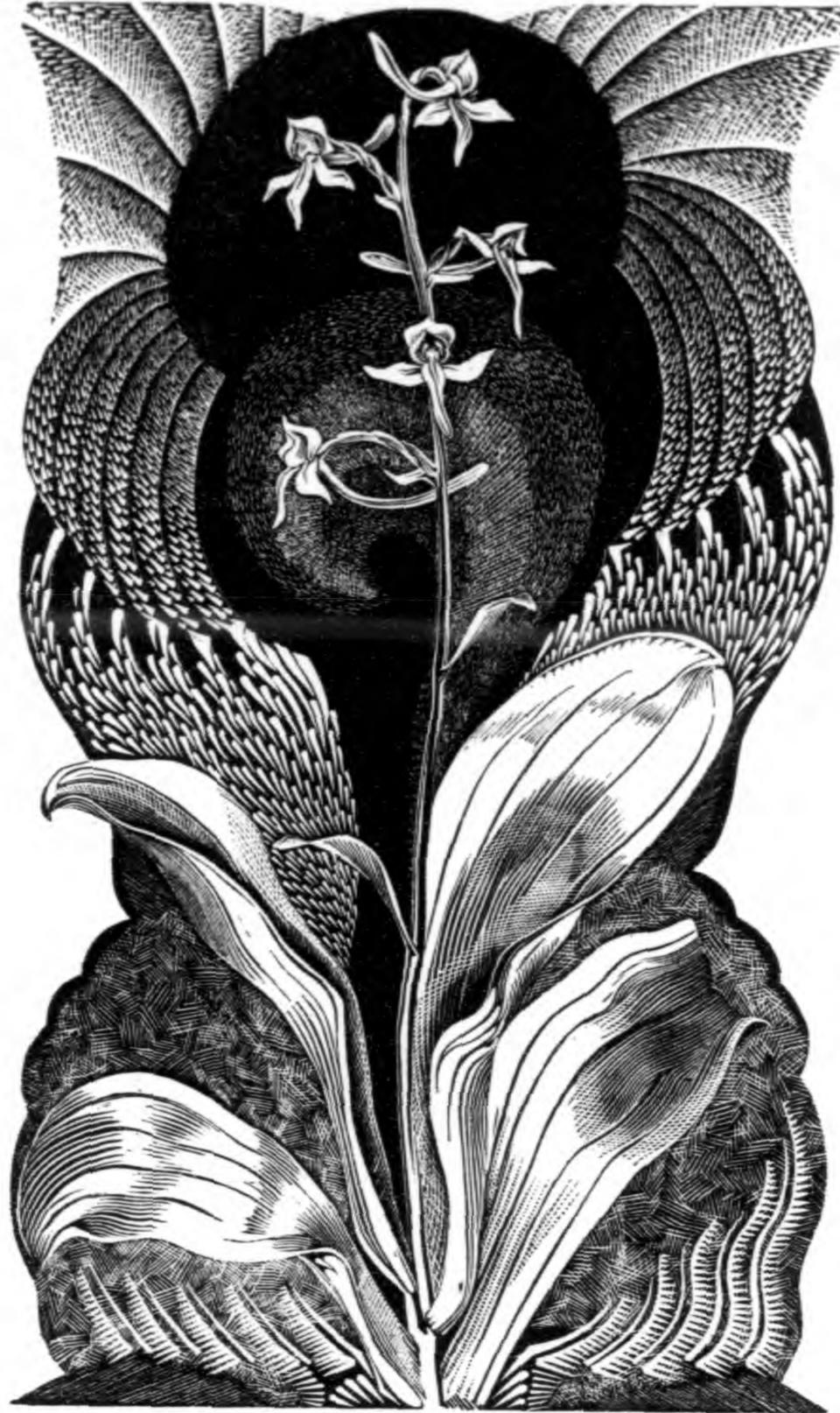
GERTRUDE HERMES
 SOLOMON'S SEAL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蕤 菱
 刻 木



GERTRUDE HERMES
THORN APPLE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蘿 陀 蔓
刻 木



GERTRUDE HERMES
BUTTERFLY ORCHIS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蘭蝶蝴
刻木



GERTRUDE HERMES
VIOLET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赫·羅屈裘
蘭 蘿 紫
刻 木



JONN FARLEIGH
HEMLOCK
WOOD ENGRA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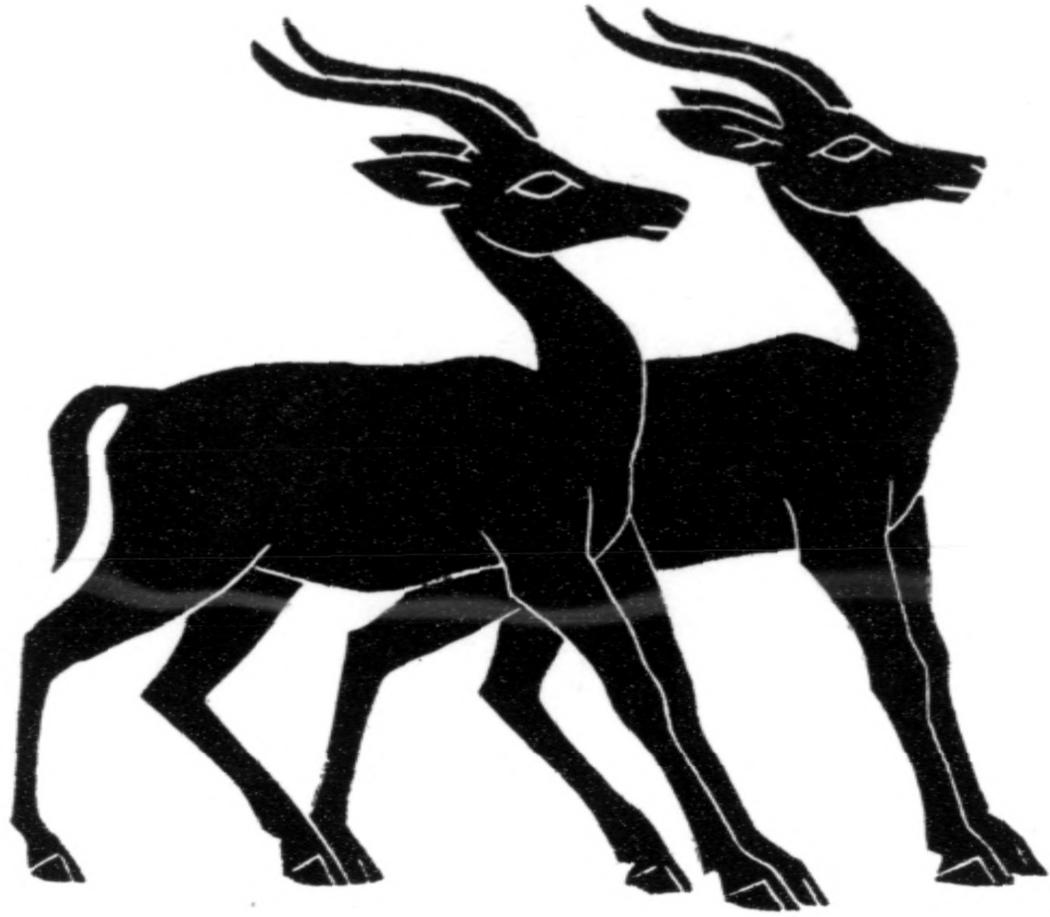
作萊法·翰約
芹 蘭 荷
刻 木

卷 五 第

獸 走

V

ANIMALS



STANISLAUS BRIEN
ANTELOPES

LINOCUT

勃立恩作
羚羊
油布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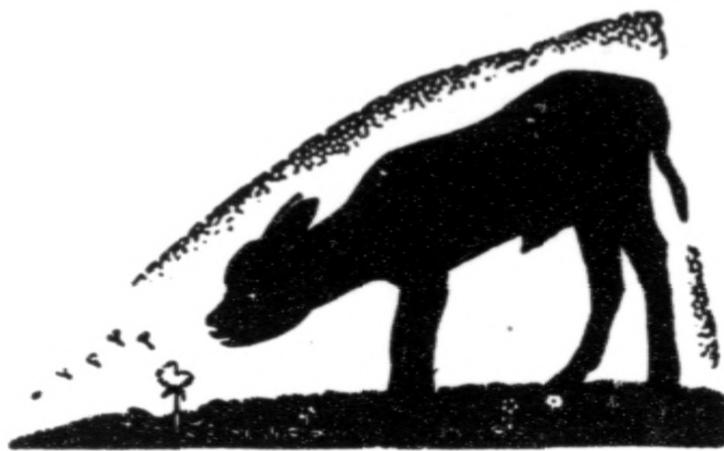
AGNES M. PARKER
THE WOLF & THE SHEEP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羊 綿 與 狼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TWO BITCHES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狗 牝 條 兩
刻 木



JOCELYN CROWE
SPRING
WOOD ENGRAVING

作勞克·林瑟約
春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WOLF & THE RAMS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羊公與狼
刻木



AGNES M. PARKER
THE MULE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狸狐與狼騾
刻木

LAURA KNIGHT

ZEBRA

DRYPOINT



作 腕 奈 · 拉 羅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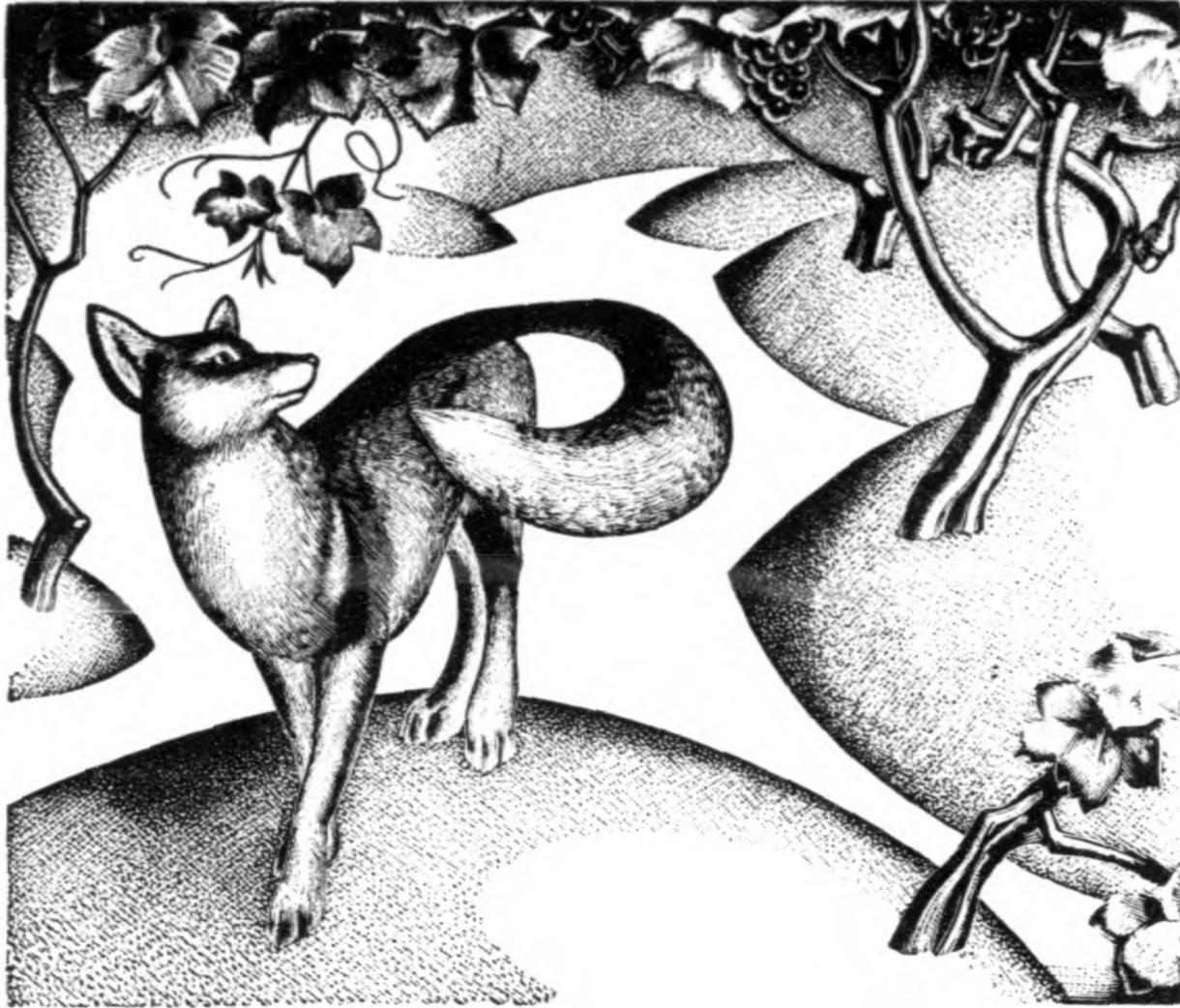
班

刻 鏤



AGNES M. PARKER
THE LION & THE APE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猴 與 獅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FOX & THE GRAPES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萄葡與狸狐
刻 木



JOHN NASH
THREE PIGS
WOOD ENGRAVING

作許納·翰約
猪 隻 三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DOG & THE SHEEP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羊 綿 與 狗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FOX & THE STORK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鶴 與 狸 狐
刻 木



STANDISLAUS BRIAEN
MARE & FOAL

LINOCUT

勃立恩作
牝馬與幼馬
油布刻



AGNES M. PARKER
THE HART & THE HUNTER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人 獵 與 鹿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FOX & THE WOLF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狼 與 狸 狐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HUNGRY DOG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犬 餓
刻 木

卷 六 第

禽 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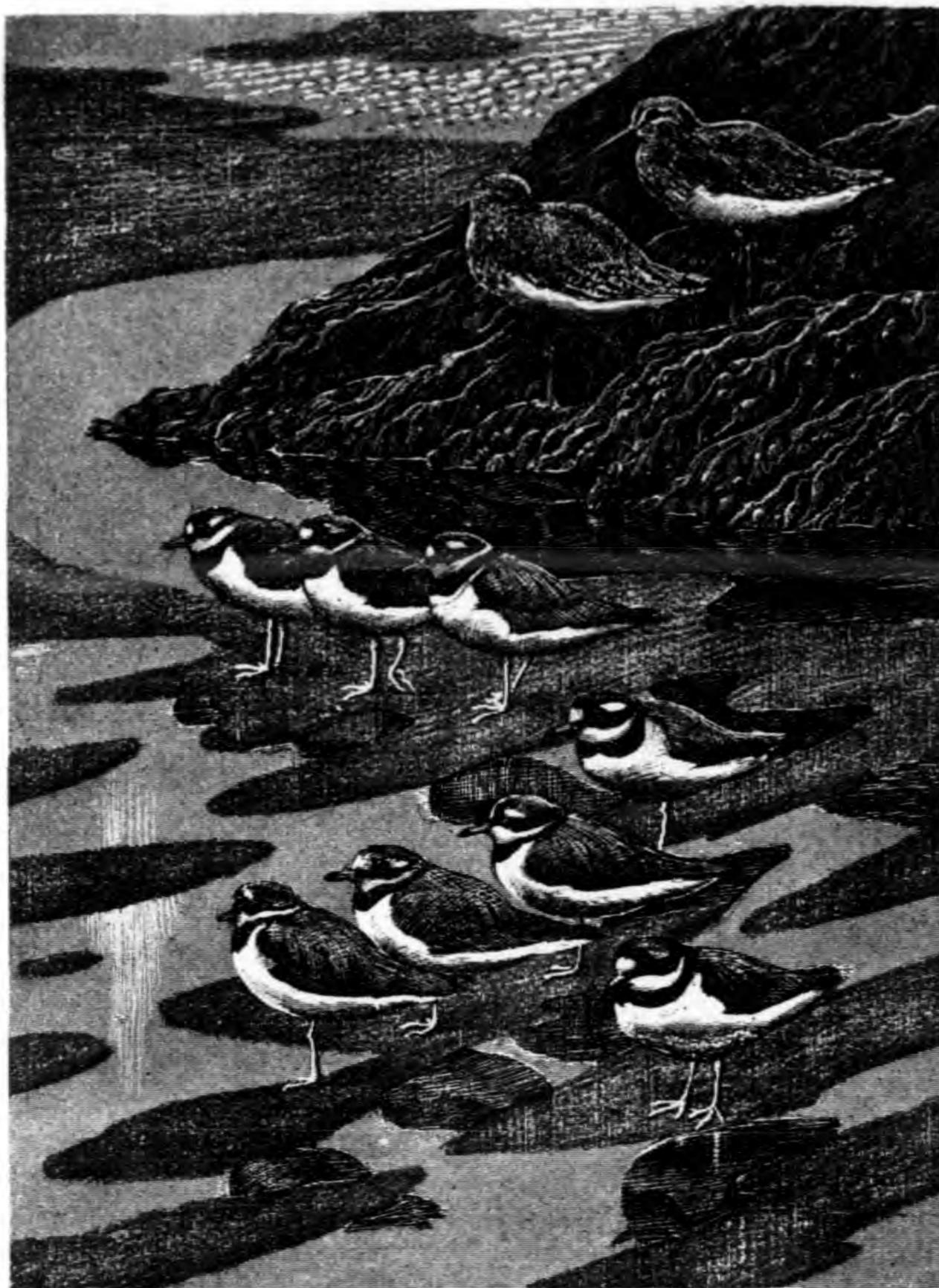
VI

BIRDS



B. HUGHES-STANTON
BIRDS
WOOD ENGRAVING

作頓丹斯·士休
鷹
刻 木



C. F. TUNNICLIFFE
RING PLOVER & REDSHANK
DRAWING ON SCRAPER-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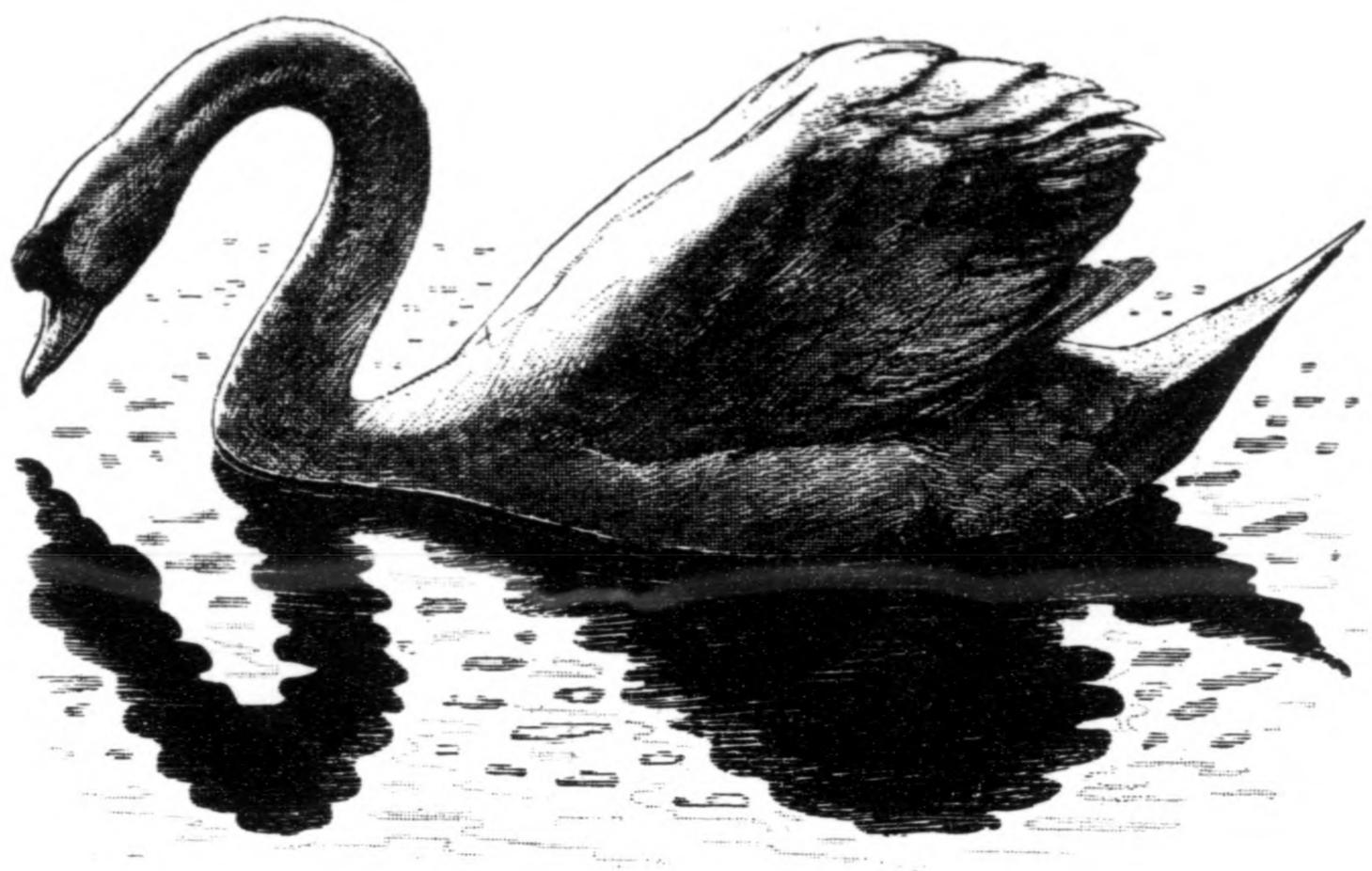
作夫立克尼頓
鷓足赤與鳥千
畫版刮



C. F. TUNNICLIFFE
BANTAM COCK

DRAWING ON SCRAPER-BOARD

頓 尼 克 立 夫 作
公 雞
刮 版 畫



C. F. TUNNICLIFFE
SWAN

DRAWING ON SCRAPER-BOARD

頓 尼 克 立 夫 作
天 鵝
刮 版 畫



C. F. TUNNICLIFFE
CROWS & THEIR EGG LARDER

[DRAWING ON SCRAPER-BOARD

作夫立克尼頓
巢卵其及鴉烏
畫版刮



AGNES M. PARKER
THE EAGLE & THE RAVEN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鳥渡與鷹鷂
刻木

卷 七 第

他 其 及 魚 蟲

VII

INSECTS, FISH & OTHERS



B. HUGHES-STANTON
FISH

WOOD ENGRAVING

作頓丹斯·斯休
魚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ANT & THE GRASSHOPPER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蟻 蚱 與 蟻 螞
刻 木



AGNES M. PARKER
BEAST OR BIRD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乎 獸 乎 禽
刻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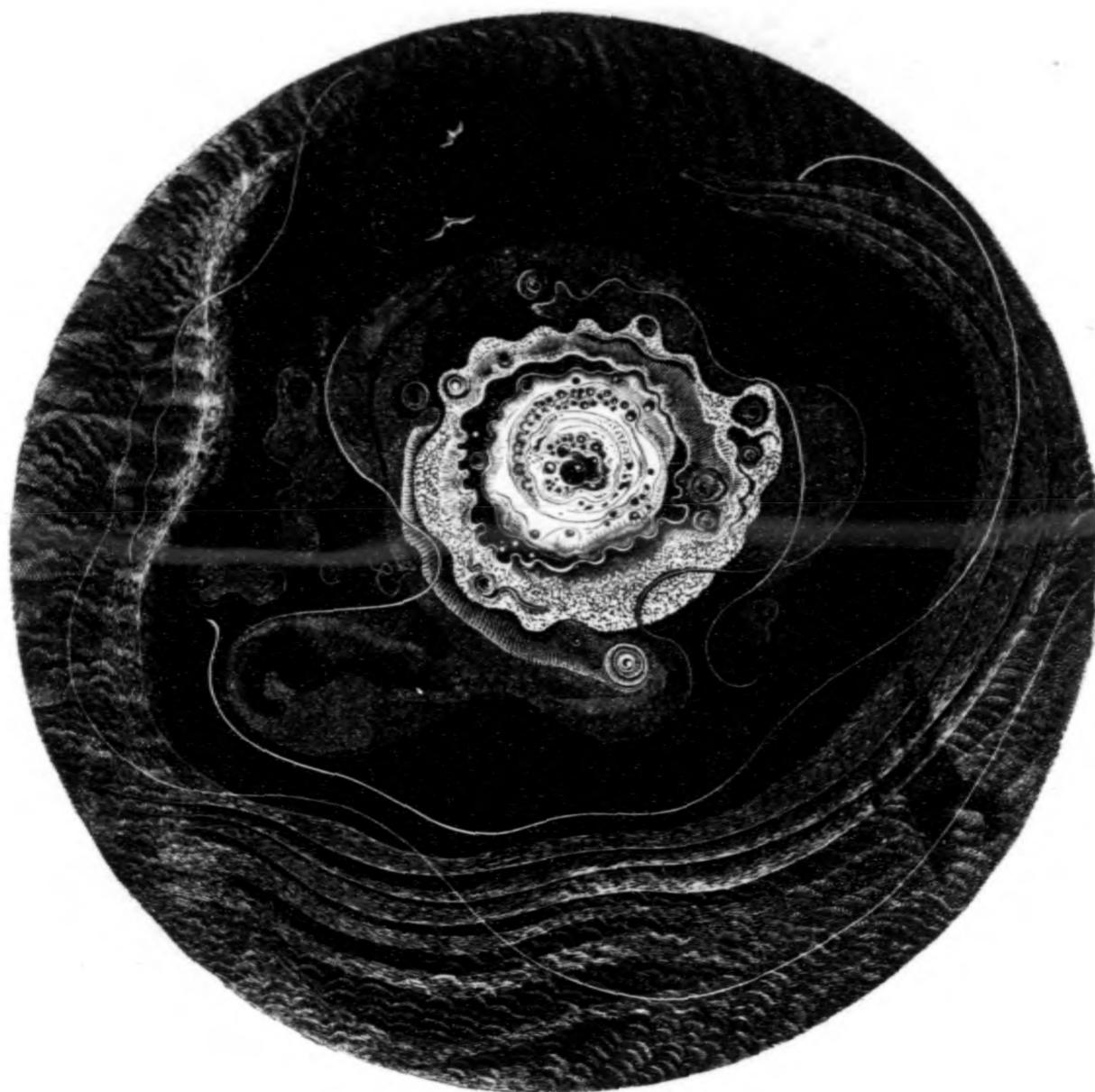
AGNES M. PARKER
THE CAT & THE COCK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鷄 公 與 貓
刻 木



AGNES M. PARKER
THE FROG AND JUPITER
WOOD ENGRAVING

作克派·斯尼阿
王 天 與 蛙
刻 木



GERTRUDE HERMES
WARRIOR'S TOMB

WOOD ENGRAVING

作斯米海·羅屈裘
墓之戰士戰
刻木

作者略傳
附錄

(依字母先後次序)

APPENDIX

BIOGRAPHICAL NOT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洛勃脫·奧斯丁

Robert Austin A.R.A. (1895—)

是英國中部 Leicester 郡人，在本城藝專畢業後，升學倫敦，留學羅馬。他的早期蝕刻多受義大利影響，線條細緻柔和，構圖具謹嚴的統一性，有十五世紀德國版畫家風。他每年僅作三四幅，喜歡用井，樓梯，屈膝人像，疏林作題材。

利奧那特·勃拉茂

Leonard Griffith Brammer A.R.E., A.R.C.A. (1906—)

生在英國的五座產陶器城之一的 Burslem，父親便是以設計陶器知名的。在當地的藝術學校畢業後，即入皇家藝術學院，拜 Sir William Rothenstein 門下，習繪畫，後來又從 Malcolm Osborne 及 Robert Austin 兩教授習版畫，他擅長刻畫建築風景，尤喜以陶器城的故鄉為對象。他的作品極為當代名流所賞識，『老婦談』的作者本內脫 Arnold Bennett 便是他的主顧之一。一筆旅行獎學金使他去法國研究，英國重要博物館都藏有他的作品。目前他在故鄉的教育委員會上充藝術教師。這種名成功就，不忘本鄉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

約翰·法萊

John Farleigh A.R.E. (1900—)

讀過插圖本蕭伯納的黑女尋神記 (G.B. Shaw: Black Girl In Search of God) 或勞倫斯的『死了的人』(D.H. Lawrence: The Man Who Died) 當見過這位藝術家的作品。他的方面很多：油畫，水彩，蝕刻，石印刻，和插圖畫，無一不擅長。他也是一面教書(在 Rugby, 1922—1925，以後又在倫敦的中央藝術手工學校，直到去年才離開)，同時從事創作。他是藝術手工展覽會的會長，全英手工中心的主席，並且是工業美術設計委員會的一員。在英國大遭德機轟炸的一九四〇，他帶了自己的戰時作品，周遊全英，公開展覽了一年之久。白金漢宮中彈後，他進去作畫，結果為戰時藝術委員會購去。他不但畫，而且寫。他的論藝術文章多見於“‘The Studio’”(畫室) Vogue (時尚) 及 Furnishing (室內裝飾) 等刊物。

愛立克·弗萊塞

Eric Fraser

先是廣告設計家，如今是英國書籍插圖名手。英國廣播公司的週刊『聽衆』(The Lis-

tener)經常有其作品。

安特烈·弗里斯

H. Andrew Freeth (1912—)

是伯明罕人。由當地藝專畢業後，即獲得獎學金赴義大利去，專攻版畫，在本屆戰爭中，他先充譯官，到一九四三年才被委為隨軍畫家，與英空軍一起在地中海。後來陸軍又把他召回，升為中校。一九四六年退伍後便任教倫敦聖馬丁藝術學校，作品已為重要博物院所收藏。最近正在為小說家毛姆 Somerset Maugham 作蝕刻像。

愛賽兒·蓋朋

Ethel Gabain, R.B.A., R.O.I.,

生在法國 Le Havre，父母都是英國人。嫁給 John Copley，她的教育自然英法的成分都有。一九三三年，她所畫的英女伶 Flora Robson 獲 De Laszlo 銀獎牌，她的作品在英，法，義，美，紐西蘭，瑞典，德國大博物院皆有收藏。她插圖的書中有『簡愛』(Jane Eyre)，是石印刻的。

洛勃脫·蓋平斯

Robert Gibbings, M.A., F.R.G.S., F.Z.S., (1889—)

雕刻家，同時是自寫自插圖的著作家。初年是在愛爾蘭 Cork 過的，在倫敦 Slade 和 Central 藝專畢業後，就趕上了第一屆大戰，而且參加了幾乎全軍覆沒的 Gallipoli 一役。曾充英國專出精本書金鷄書店 Golden Cockerel Press 的編輯，教過書，是英國藝術家到海底寫生的第一人。所著自己插圖的書不下半打，如『椰子島』(Coconut Island)，『馨甜的泰晤士河溫柔地流着』(Sweet Thames Run Softly)。這裏引用的木刻，是出自他最近的著作。

愛立克·蓋爾

Eric Gill (1882—1942)

因為他是虔信宗教(天主)的藝術家，而且曾試辦過類似十九世紀美國 Transcendentalists 的『藝術家模範村』，許多人稱他是近代英國的 William Blake。凡到倫敦天主教中心的西敏大教堂 Westminster Cathedral (在維多利亞東站旁，是倫敦最高也許是最醜的建築)，便可以看到他的雕刻(如『亞當與夏娃』，『耶穌由廟中驅逐放債者』)。他生前極力

提倡設計家應該自己會動手創作。

在當代英國插圖藝術中是最不在光暗上玩花樣的。他管他的插圖叫印匠的花架。他大部份作品都是簡單的白地黑線條而已，他的想像力並不強，但裝飾書冊則綽綽有餘。他的主要作品是金鷄書店 Golden Cocker Press 出的喬叟 (Chaucer) 和『四福音』(Four Gospels, 這裏選的三幅，是 Gill 死前最後作品。我記得書還未出，他便死了。是老友艾克敦 Harold Acton (聽說今春他在錫蘭自殺了！) 所譯的『醒世恆言』中的四篇，英名『如膠似漆』(Glue & Lacquer)。Gill 未到過東方，且與中國了無姻緣的。正因此我們可以由他的作品一睹歐人想像中的華人。

雪爾維亞·高田

Sylvia Gosse R.B.A., R.E.

是故英國批評家權威 Sir Edmund Gosse 的女兒。繪畫曾獲過皇家藝術學會的銀牌。作品廣為全英大博物院所收藏。

安托乃·格洛斯

Anthony Gross, I.A., (1905—)

在 Slade 藝校畢業後，即留法，就學於 Academie Julian，又赴西班牙遊歷。多次出席巴黎沙龍，在倫敦，紐約，也開過展覽。曾經為英法許多本書做過插圖，如當代法名作家 Jean Cocteau 的 *Les Enfants Terribles* (1937)。

馬丁·哈迪

Martin Hardie, C.B.E., R.E., R.S.W., (1875 —)

是聖保羅中學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出身的，曾經服務於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院，專管版畫，插圖與設計。在皇家藝專從 Sir Frank Short 學版畫，是英國及蘇格蘭繪畫學會的會員。

裘屈羅·海米思

Gertrude Hermes (1901 —)

是 Leon Underwood (『趕集』、『陶器匠』刻者) 的高足。一九三九年，威尼斯開國際展覽，她是代表英國出面的七位版畫家之一。英美大博物館多購藏她的作品，並曾在倫敦，紐約，巴黎，華沙，列甯格拉，柏林開過展覽。正如她的老師，她的方面不限於繪畫。她為莎翁紀念劇場設計了不少石刻與木器，為巴黎 (一九三七) 紐約 (一九三九) 的國際展覽英國廳

設計了窗戶及玻璃屏。她也從事繪畫教學。戰爭期間，她在美國繼續工作。到勝利後她才回來，住在 Chelsea，距編者的住所不到五十碼，然而到我臨回國前幾天才碰頭。非常直率沉默，嘴裏不停地吸煙。她的工作室堆滿了凌亂的畫。我硬由她手裏買到一本早已絕版的『花卉』‘A Florilege’，就是本書選用的，和一幅『戰士墓』。她解釋說，這幅木刻（原作比這裏的大約十倍不止）的題材，是她橫渡大西洋時想到的。多少英勇的護航人，為德國飛機潛艇炸沉，頃刻之間，海上浮起一片汽油，一切便都罷休了，祇剩下海鷗徘徊追悼。中國人買這幅畫的，還有一位是葉公超先生。她為許多書做過插圖，但花卉是她對木刻最重大的貢獻是無疑問的。

詹姆士·荷蘭特

James Holland

是皇家藝術學院出身的。先從事宣傳畫，廣告圖，後開始做書籍插圖。抗戰期間曾工作於英宣傳部。太太是英畫家元老約翰 Augustus John 的女兒。

羅拉·奈脫

Laura Knight, D.B.E., R.A., A.R.A., R.W.S., R.E.

英國國王每年照例於元旦宣布一大串勳爵，頒給有特殊成就的文武人才。這裏，不但有將軍，外交家，政客，文化人也佔有相當位置。如前年印東方問題書籍的恩溫 Stanley Unwin 即變成了 Sir 今年伶人 Ralph Richardson 也不再是 Mr. 了。這種身份的抬高，不限於男子。英國鋼琴女名手 Myra Hess 名女伶 Sybil Thordike 都成為 Dame 了。這位是畫家有數的 Dame 之一。她的成就多得無法勝計。金銀銅牌，（英蘇美法）得了許多，在英國及大陸都開過展覽，大博物院都收藏有她的作品。她的擅長是在油畫上。她是 Nottingham（英中部）人，曾在法國 St. Quentin 上過學。

愛尼特·拉茜

Enid Lacey

也是皇家藝術學院畢業的，除了木刻，她還常做紡織設計。

茂文·比克

Mervyn Laurence Peake (1911——)

生於中國牯嶺，教育是在英國肯特郡 Kent 受的，十八歲便開過個人展覽。油畫，水彩，版畫都擅長。他的著名插圖書有詩人辜拉立芝 Coleridge 的名敘事詩『古水手』(The

Ancient Mariner) 和本集所引的『巫術史』(A History of Wiccraft)。他喜歡近於怪異的題材。畫以外，他還印過一本詩集，和一冊小說。

克萊·雷登

Clare Leighton R.E., (1899—)

她是英國版畫家中在大西洋兩岸都負盛名的。可惜因為種種困難，本書僅有她二幅作品。她為哈代插圖的『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及 Thorne on Wilders 的『斷橋』(The Bridge of San Louis Rey, 1930) 及 Emily Bronte 的 Wuthering Heights (1931) 都會引起廣大的注意。

約翰·摩代

John C. Moody, R.I., A.R.E., (1884—)

是版畫工作者協會的副主席，皇家繪畫版畫協會的會員，是當代英國藝術家中方面很廣的一位。油畫，水彩，版畫都擅長，人物，山水都出色。他的教育是得自英國及大陸。

約翰·納許

John Nash (1893—)

是畫家 Paul Nash 的弟弟，但在版畫上，他的成就大於乃兄。在古籍中，他爲司威夫特的『僮僕指南』(Swift: Directions To Servants)作過插畫。在當代作品中，他有名的插圖是短篇小說家 H.E. Bates 的『花與顏色』(Flowers and Faces (一九三五，金鷄書店版)。他使用黑白對照，細緻而有力，花葉都像凸了出來。

約伯·尼克森

Job Nixen (1891—1938)

早年就學於伯斯蘭藝校 Burslem School of Art，一九一〇年獲皇家藝術學院獎學金，在 Sir Frank Short 門下學版畫。第一次大戰會應徵入伍，戰後得羅馬獎章，並赴義大利研究三年，歸國後在皇家藝術學院當蝕畫副講師。他漸漸又向油畫及水彩鑽研，每次展覽都獲好評。

阿尼斯·派克

Agnes Miller Parker A.R.E., (1895——)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城)學的藝術，在倫敦教過繪畫，嫁的是藝術批評家 William Crane。她是當代英國版畫中數一數二的大師。一九二九年芝加哥開的右印木刻展覽，她會獲獎牌。所作插圖，除了『伊索寓言』外，還有『林中巨人』(Forest Giant)、哈代的『還鄉』(Return of The Native)、赫恩曼的名詩『沙漢郡的小夥子』(A. E. Houseman: A Shropshire Lad)和 H. E. Bates 著作多本。

拉浮萊

Gwendolen Raverat (1885——)

姓達爾文，是劍橋大學天文學教授 Sir George Darwin 的女兒。由斯賴德藝術學校 Slade School 畢業後，便嫁給一個叫 Jacques Raverat 的法國畫家。一九二五年守了寡。她的油畫，石刻，木刻，都曾展覽過，並且被選為木刻會的會員。一九二〇年又被選為皇家畫家版畫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Painters, Etchers and Engravers 的會員。曾經為著名舞蹈『約伯』Jacob 設計過背景。為『劍橋兒童詩選』(Cambridge Book of Poetry for

Children)、『傷感的行旅』(Stern: The Sentimental Journey)及『安徒生童話』等書作過插圖。

拉維勒斯

Eric Ravillious (1903—1942)

在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從 Paul Nash 學畫，喜歡畫田野風趣。他的特長原在水彩，並且曾創始了一種特殊染色技巧，使畫面層次分外清晰。本屆戰爭，如許多英國藝術家一樣，他成爲隨軍畫家。聯軍在挪威作戰時，他隨了海軍去畫北冰洋。不幸他的飛機由冰洲歸途遇險，一個卅九歲的藝術家便夭折了。

亨利·洛許伯萊

Henry Rushbury R.A. (1889—)

學畫於伯明罕城的藝專。油畫水彩都擅長，同時也是英版畫家有數的名手之一。特別喜歡以建築爲題材，英國大博物館中多收有其作品。

李却特·雪格脫

W. Richard Sickert (1860—1942)

他的父系是丹麥血統，且幾代都是藝術家，母系是英國和愛爾蘭人。生在德國慕尼黑，到八歲才離國遷居英倫。正如一個美國人（亨利·傑姆斯 Henry James）為當代英國文藝開了一條新路，這個丹麥人對二十世紀英國繪畫界決定性的影響，也是大得無法估計。那就是通過後期印象派運動，在英倫三島與大陸（特別法國）間，築起一道橋樑來，使英國繪畫工整以外，兼有了性靈這段功績，在英國或西歐繪畫史上，將是大大一章。這裏，我們僅能略述一下 Sickert 的生平。

Sickert 一家人入英國籍後，十七歲上，他便進了倫敦的皇家學院。他的第一志趣是繪畫。他父親耽心那不足為生。他第二個選擇是舞台。他始終僅担任了些配角，但劇場的觀眾及建築却成爲他作品的主要題材。對 Sickert 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在倫敦作寓公的美國畫家 J. A.M. Whistler (1834—1903)，他給 Whistler 作助手有年。第一次開展覽時，還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僅標名『Whistler 的門生』。經其師的介紹，他結識了法國印象派畫家如 Degas，他與當時藝術界少壯叛徒組織了『新英國藝術會』New English Art Club，成爲非正統派畫家展覽研磨的中心。Whistler 自己對版畫向來是熱心的，Sickert 每作油畫之先，也喜先由他刻打出輪廓來。這裏選用的，便多是他大幅創作的藍本。

休斯·斯塔頓

Blair Hughes-Stanton (1902—)

在皇家藝術學院及 Leon Underwood 學校畢業後，即開始歐洲遊歷，到過法，義，南斯，希臘及冰島。本屆戰爭，他在工兵隊負責掩飾 (Camouflage)，希臘爭奪戰中，為德軍所俘，至一九四三年冬才被擇回。他為許多古今名著作過插圖。這裏選的是他為勞倫斯的哲理詩『禽·獸·與花卉』(Birds Beasts & Flowers)所作，他也為『天路歷程』(Cresset Press: Pilgrim's Progress)，密爾敦的『巨瑪思』(Milton: Comus) 勞倫斯的『死船』(D.H. Lawrence: The Ship of Death) 及英譯本『浮士德』作過插圖。一九三七，他得過維尼斯的國際獎章。英國大博物院多藏有他的作品。一般木刻家的難題是如何解除黑色。對於他，是不成其問題的。他的『底子』總是以細線條或尖點織成的灰色，上面浮動着入物。尺度大小全不按現實，所以隱隱然有種下意識象徵性的感覺，這對於勞倫斯的詩，是再得體沒有了。

格拉漢·蘇塞萊

Graham Sutherland (1903—)

他與 Henry Moore 和 John Piper 是英國年青畫家的三大巨柱。Moore 喜畫(或雕

刻)人物姿態，Piper以建築為主要題材(尤其本屆戰爭中所畫的轟炸下的教堂房舍)，而 Sutherland的領域是自然；不是 Constable那樣攝影式的『寫景』，而是通過了複雜，神秘的人類下意識後，淨化了，主觀化了的自然。這幅『遊牧』是很典型的一個企圖。

他是倫敦人。學過畫以後又教畫。曾經為煤油公司，東方輪船公司做過商業廣告畫，也會從事過磁器，紙，紡織品的設計。他的畫作多晦暗，抽象，有時艱澀如喬法那位西班牙大師 Picasso，濃重而緊張，正為此，他畫的意境方最貼近現代詩歌，其難於欣賞在此，其深刻也在此。

哈洛特·桑頓

Harold Thornton

教育和工作都始終不離倫敦。他是克萊盤 Clapham 藝術學校和中央藝術手工學校 Central School of Arts & Crafts 出身的，曾從 W. J. Robins 及 J. Moody 習成畫。後來便在南倫敦 Southwark 的藝術學校教畫，是皇家繪畫版畫學會的會員。

莫萊·托特

Murray M. Tod

皇家藝術學院畢業，曾赴義大利旅行。

頓尼克立夫

C.F. Tunnicliffe, A.R.A., R.E., A.R.C. A. (1901—)

也是自寫自插圖的著作家。他的領域是田園，尤其對畫鳥特別擅長。『飛禽造像』(Bird Portraiture, 1945)是他的主要作品，本書所選便都出自該書，他是 Manchester 藝專出身的，然後又進皇家藝術學院，專攻書籍插圖。

列翁·恩德烏特

Leon Underwood (1890—)

是英國版畫雕刻界有數的老前輩。本書好幾位傑出作者如 Gertrude Hermes 及 B. Hughes-Stanton 都是他的高足。他在皇家藝術學院及 Slade 藝校畢業後，便去荷，德，俄研究。他旅行的地方尤其廣：冰島，加拿大，美國，尤其神秘的墨西哥及非洲最令他傾心。(『羽蛇神』便是墨西哥原始宗教的傳說。)他在版畫之外，雕塑的作品也很多，建築設計也擅長。戰時他對空中攝影還有所發明。然而他還是位小說家，曾著 Siamese Cat，也寫詩同遊記，和藝術批評 (Art For Heaven's Sake)。灰頭髮，黃眼珠，瘦而灼翼，能夠談個

通夜，而充滿幽默，是位富中古意味的浪漫人物。

勃克蘭·拉愛脫

John Buckland Wright (1897—)

生於紐新蘭，十一歲便到歐洲去。本來在英習建築，後來改學繪畫。本屆大戰前他多住在法比。他的版畫完全是自己學的。他在比利時參加了許多次重大展覽。除了繪畫，共作了七五〇幅銅刻木刻，為三十本書製過插圖，在英美法比荷都開過單獨展覽，作品廣為大博物院所收藏。

本書編者其他著作：

(一) 中文

- 書評研究(一九三五,商務)
 籬下集(一九三五,商務)
 粟子(一九三六,文化生活出版社)
 小樹葉(一九三六,商務)
 廢郵存底(與沈從文合著,一九三七,文化生活出版社)
 落日(一九三七,良友)
 灰燼(一九三八,文化生活出版社)
 夢之谷(一九三八,文化生活出版社)
 見聞(一九三九,桂林烽火社)
 人生探訪(一九四七,文化生活出版社)

(二) 西文

- 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41; Swiss: Translation, 1947.)
 China But Not Cathay,(Pilot Press, London, 1942.)
 The Spinners of Silk,(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44.)
 (1947, Buhl-Verlag AG, Zurich 瑞士德譯本)
 Dragonbeards Vs the Blueprints,(Pilot Press, London, 1944.)
 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Pilot Press, London, 1946.)



十一月十一日

